隱峯年譜 全

牛山先生年譜目錄

卷之一

年譜　徐鳳齡

卷之二

附 遺事　徐鳳齡

行狀　俞棨

墓誌　尹宣擧

墓表　朴世采

祭文　崔尚虎

鄭琰

元履一
趙翼
李壽仁
金浯
尹宗之
大溪書院復享祭文　李光錫
大溪書院賜額祭文
大溪書院移建奉安祭文　李敏輔
道山書院上樑文　盧文翰

牛山先生年譜目錄終

牛山先生年譜卷之一

先生諱邦俊字士彦姓安氏系出竹山自號冰壺學者稱爲牛山先生

皇明神宗顯皇帝萬曆元年宣祖昭敬大王六年癸酉十一月丙申二十日酉時先生生于寶城梧野里第是月初旬仲父冬巖公夢有一衣冠長者問解娩耶曰未也既望又來問是日夜又來問公曰解娩矣問何時耶曰酉時其人嗟歎曰酉時欠矣以此先生乳名初命以三問冬巖公以爲成三問之名雖可慕但受禍最酷遂改以三文○先生始生之夜婢僕及村人同夢有一大鵬自先生家屋角冲天而上衆禽無數隨之纔至數十餘丈大鵬垂翅還下衆禽亦隨之而下如是者三於是衆禽四散大鵬不知所之宗戚及鄉黨聞知者皆稱拔萃出類之祥而亦憂其不能彙征云

二年甲戌先生二歲

三年乙亥先生三歲

四年丙子先生四歲

五年丁丑先生五歲

六年戊寅先生六歲

七年己卯先生七歲○有二人爭刀相鬪先生即解所佩刀與之以止其鬪

八年庚辰先生八歲○爲季父進士公後時進士公已殁夫人梁氏取而子之

九年辛巳先生九歲

十年壬午先生十歲

十一年癸未先生十一歲始從同郡竹川朴先生受學竹川諱光前退

溪門人以學行著名官至翊衛**十二月丁本生母夫人朴氏憂**夫人以染疾殁斂殯之後先生本生父僉樞公率避于外先生潛入殯所號哭不省飡樞公親至外舍大加嚴責然後不得已而出

十二年甲申先生十二歲

十三年乙酉先生十三歲**二月過朴夫人禫事申心制**

十四年丙戌先生十四歲**從蘭溪朴先生受學**蘭溪諱宗挺乃先生姊夫也以學行薦爲別提孝友文章爲世所推先生就學焉一日蘭溪出言志詩題令同學者五六人各製之先生卽製以進詩曰世人本無志皆好富與貴我心不在此欲隱深山裏端居正衣襟玄默獨向壁濁酒兩三杯彈琴一二曲流覽左氏傳浪讀陶杜詩君不見伯夷叔齊子登彼西山採其薇又不見宋時處士陳搏子隱居華山晝掩扉平生抱此志何日遂所欲遂與同志友今夕相論確脫巾枕寒石漱齒清流湍歌於斯詠於斯逍遥於玆

山之間蘭溪批曰奇哉此童志氣若此他日幸不負斯
文又曰此意可嘉彛與俗人言紫霜逸興吾與爾共之

十五年丁亥 先生十五歲 著李大源傳 時倭賊入遐鹿島萬戶李大源力戰死之先生嘉其節義立傳以記之朝廷未詳大源節義賴先生而不泯其在髫齡已以崇奬節義稱於世

十六年戊子 先生十六歲 棄舉業 赴鄕試見場屋間紛擾喧聒之狀心甚耻之遂絕意舉業○嘗曰世之以儒爲名者只知尋章摘句而已其於爲己之學懵不知爲何事是可歎也遂專心性理之學

十七年己丑 先生十七歲 三月聘慶州鄭氏于順天地 判官承復之女禮曹叅議孝終之玄孫○逆賊汝立之變先生姊夫李英男欲赴丁巖壽請討之疏會先生謂英男曰當此東西分黨之時逆獄大起連累無辜爲士者固當含默往叅疏會恐爲後日之禍英男乃悟稱疾不去疏上儒生十八人竟被拿繫人服其先見

十八年庚寅 先生十八歲 子厚之生

十九年辛卯先生十九歲 四月往拜牛溪先生於坡山仍受業

時牛溪先生散遣門生不爲教授已過十餘年先生始至納名牛溪先生曰余之病廢國人所知公雖遠來不能相見先生曰先生之杜門謝客小生之所知而今到門庭師弟之分已定雖謂枕席之前豈有不可之理乎牛溪先生固辭不見先生退宿於聽松書院翌曉拱立門外日晩不退牛溪先生嘉其誠篤始許贄禮曰留受業見解高明多發緼奥牛溪器重之

二十年壬辰先生二十歲 子愼之生○從竹川先生倡起義旅

時倭寇分道八京大駕播越龍灣先生參謀義兵幕下竹川病不能任軍事推任眞實啓英爲大將有稟議事於體府而難其人一軍之望皆屬先生先生將命往拜體府於公山時松江鄭相公澈爲體府使先生論難機務咸得事宜相公大加敬歎○先生以義兵幕下往在嶺南遇一士人善推步者論命曰此命論者皆謂凶蕻終云耶曰然曰否凡人命必凶終者雖百襲珍藏終不得免此命乃伏節死義之命若出爲世用則必爲成

仁取義不然而遯世無悶不改其樂則必享安樂晚節蘭香頗遠聞然以俟百世而後其名乃大顯之命也云

二十一年癸巳 先生二十一歲

二十二年甲午 先生二十二歲

二十三年乙未 先生二十三歲 有書于蘭溪 時蘭溪築精舍于芝山下爲一生藏修之地兼治養生之道先生書以勉之略曰梁谷早卒牛溪獨存牛溪百世後傳道者其誰必須才足以及此志足以當是可以傳是道求之當世惟先生一人而已○盖蘭溪清修好學憂愛君親居家孝友壬辰之亂與同志抗章論事不立黨和平氣像暗合於坡墅門路先生之期以道學決非阿好而曾不幾時竟以孝死惜哉先生知人之鑑亦可見矣

二十四年丙申 先生二十四歲

二十五年丁酉 先生二十五歲 避兵入大原山 時倭賊陷南原分布列邑先生奉老

親與竹川先生避兵于大原山賊過山下見避亂人揮劍亂入人皆逃避先生以爲與其坐而待死不若殺一賊而死領數十人下江邊相戰賊將爲流矢所射殺賊敗走一行賴以得全○是歲避亂之行牛溪先生簡牘及蘭溪手札縫藏于衣領之中以至完璧牛溪先生所付石潭野史亦不失焉其景慕師門之誠不少解於板蕩之際如此

二十六年戊戌 先生二十六歲 六月遭牛溪先生喪加麻期年 自壬辰至丙申牛溪先生在平安黃海等地去湖南千餘里賊兵充斥道路不通而先生製衣奉書存問不廢如在平常庠塾間之時

二十七年己亥 先生二十七歲 子審之生

二十八年庚子 先生二十八歲

二十九年辛丑 先生二十九歲 二月丁母夫人梁氏憂 葬祭禮一依朱文

公家
禮

三十年壬寅先生三十歲。鄭仁弘奇自獻等誣陷牛溪罪及衆壞先生時在憂服中益無意於世屏伏丘壑一味遯蔵

三十一年癸卯先生三十一歲四月服闋

三十二年甲辰先生三十二歲八月本生考僉知公卒先生內奉所後母外事本生考克敬克孝養體養志各盡其道僉知公多以田民成文別給先生辭之甚及僉知公卒以其田民分諸姪子之最貧者

三十三年乙巳先生三十三歲遞僉知公小祥申心制

三十四年丙午先生三十四歲

三十五年丁未先生三十五歲

三十六年戊申先生三七六歲子益之生

三十七年己酉光海元年○先生三十七歲○先是有蒼頭得妻生女年至十五六使役於家一日長興馬夢龍者來推盡其奴妻曾嫁馬家奴有娠不閱月而來者也奴妻厭爲馬婢且嫌母女相離拒之甚堅馬將空還先生招致奴妻問其真僞諭以人倫大義奴妻不敢隱以實告卽以其婢子出給

三十八年庚戌先生三十八歲

三十九年辛亥先生三十九歲挈眷入洛先生舊舍在於京城駱山梅溪洞至是徃居焉

四十年壬子先生四十歲

四十一年癸丑先生四十一歲子逸之生○修重峯先生抗義新編令畫手模寫八事跋曰某於先生雖未及登門覿德而竊嘗景慕風義自聞殉節以來尤切山仰其遺文事蹟世多未傳恐或久而泯沒積年搜訪僅得封事雜著總若干篇分類爲全集凡六卷一

陳時務二救師友三論朝政四請絕倭五舉義兵六雜著將欲傳諸同志以謀不朽第劘切貴近仇敵肅國百年論定之前決不敢輕以示人於是撮其中請絕倭舉義兵疏章及檄書附以碑文言行別爲一書名之曰抗義新編旣又抽得八事令畫手李澄寫以爲圖置之卷首俾觀者目擊而思存愚夫愚婦亦得贊慕而興起焉老泉所謂像亦不爲無助者此也至於躬耕實禮兩圖或者以爲不切於此錄殊不知先生之忠本於孝移而忠孝之道又本於服事先覺而得之生三事一義無二致也雖然先生身乎今而心乎古者也不得其心而惟跡之求則區區毫墨固不足以知先生古人言書不盡言圖不盡意然則觀乎是書者盍相與求其心焉於

金浦地買重峯先生舊基與遺孤樹碑 重峯舊基在於金浦而子孫貧寒斥賣爲他人所有先生聞之慨然以其地所在田撥給其子孫今立碑建祠乃其地也

冬決意下鄉占得牛山 時爾瞻諸賊充滿朝廷金闓尹昕與之比鄰先生知其不可又留方欲南還洞中士夫子弟以先生爲師表相與呈書禮判爾瞻請爲教官先生力圖得免遂杜門不出爾瞻又以薦用之意言于

先生妻孼娚鄭思立曰汝之嫡妹夫以巳師被誣無意仕宦云若來見我則我當伸雪牛溪汝以此意傳之又啓請開南臺之路其意蓋在先生也韓纘男再度來訪先生皆避不見於是南還之計益決月沙李廷龜楸灘吳允謙海昌尹昉槐陰洪遵諸公皆以爲必有大患不可輕易去留惟滄浪成文濬與先生之意相符○丁未年間先生夢得一地幽邃窈窕真藏修之所未嘗忘焉是歲冬先生身先下鄉行到牛山則其山水之勝果協於昔日夢中所見

遂決卜居之志

四十二年甲寅先生四十二歲**秋大歸于牛山**臨別諸友贈詩頗多不能盡記月沙

詩云有客梅溪洞柴門盡日扃青山一茅宇白首太玄經混世非孤憤憂時且獨醒無人識深趣千載共沈冥

又云末路逢佳士殘年托後生乾坤看意氣湖海擅聲名世事寧堪説鄉山有此行臨分一杯酒離恨莽難平

又云昔説歸田好棲遲又一年吾衰今已矣君去更飄然福地占佳夢新居是勝緣惟將精舍記還想卧遊邊

又云出世非求聞還山豈近名寸心惟國士高義本家聲書爲窮愁著詩回偶興清殘生欠一死中夜涕縱橫

滄浪詩云古人不可見俗人難與言踽踽半世中棲跡坡西園閒居息交遊相對惟陳編有美瑩如王千里來憩然膠黍一以合倏焉成良緣肝膽默相會証可言以宣後家老相依築室分華山優遊樂有餘庶以終吾年又云良會未云久如何出離言美子歸考槃遂初山陽園行裝何所有古今書百編少年輕別離此日俱悵然樹雲永相望暖眼知無緣離情不可極毫墨何由宣白駒在空谷音塵閒河山去矣可若何索居當暮年槐陰詩云江南人物冰壺子灑落清標拔俗姿月窟探時心有得天機明處道無違久知物外少塵土方信人間多是非今向牛山營小築却悤衰病不同歸

築精舍作記文

略曰余必多疾病性且慵疎不合於時惟以畢命丘園為心自逢兵亂以來尤無意於人世常欲移家入山考槃澗谷而溪山佳處每恨其土薄難佃鄰食為患家累相牽未能決去恒鬱鬱不樂頃在丁卯年間同郡林埈叔瞻來訪曰與同宿是夜夢與叔瞻及朴君而認彥章相可居之地行到一處山明水麗樹木葱蒨景物甚佳余謂二友曰此地可居但西北山谿受風此可恨也叔瞻曰若多栽松竹歲久蒙密則當無此患也因相與賦詩數篇蝴蝶忽驚蹶然而興則乃一

夢也詩盡忘只記吾詩滿天風露月光寒一句以語叔
贍且說夢中所見山川形勢叔贍曰早晚當得佳地如
此夢也余自得此夢五六年間想像不能忘悵往來于
心曲越四年辛亥余自實城松山別業搬家還京治驂
山梅溪洞舊墟而居之冀紹堂構之業顧以鄉思難禁
桂玉多艱懷歸未果每切匏繫之悲癸丑之冬余往實
城路出漕溪山中投宿松廣寺明發向松山行十餘里
清江白石處處佳勝而恨其地皆磽瘠不可以廬也行
至郡北六十里許登一峴山下有一村頗瀟灑幽寂問
之僕夫則曰此牛山村也余府縣而過殊不以經意也
既留松山數月彥章相過留宿語及牛山曰問彥章果
彥章之所嘗遊歷也彥章盛稱溪山之勝且言其田饒
且多可以卜居余聞之喜甚叔贍亦以書贊其決曰携
叔贍彥章往視之自松山抵牛山六十餘里三入并彎
沿江行到牛山周遊歷覽則果夢中所見也山川宛然
一一符合而西北果谿二友亦在實奇事也余以前夢
語二友亦皆記憶而叔贍則能誦吾夢中舊句相與慰
賀而歸遂定移卜之計而可宅之地方爲村民所占無
隙可闢於其間意甚恨也既而其人聞吾欲得之遂請
吾求售許以遷居側近而歸其室於吾永作同社之好

余曰以重貨易之趣明年甲寅杪秋自京盡室南下而
往家焉牛山與松山庄相距一日程我於山水求之亦
切經行玆地非止一二而四十年來今始相遇物各有
主遇各有時正謂此也噫人生百年之内閲世如蜉蝣
古人逆旅過客之說眞善諭也固當安土順天以畢餘
生而第松山舊居逼近城市塵囂惱我久有意於遷喬
而未果也今日牛山之卜只取其幽寂之趣而恨其得
之太晩也來日無多享此清閒之樂其與幾何余今年
踰不惑半百已近造化眞宅之歸想不遠矣一念瞑眼
不無齊景之顧懷好生但化固衆庶之常事也古今牛
山眞箇一轍有怳達觀時復自笑抑吾靈臺之中亦有
別乾坤一安宅仁山智水萬物皆備無邊光景不減新
上之興而弱喪年來茅塞久矣尚能迷塗知返復我之
初則雖蓬蒿陋巷必將有靜觀自得之妙矣不然而適
壙冥行迷不知復徒以擺弄烟霞追逐雲月而已則雖
有加牛山數等之泉石亦未免爲玩物喪志之歸山不
負吾而吾負山矣其於吾安宅何在京諸親舊問我新
居形勝如何或有怪我既來而復去者余既以實答之
如右而曰筆而記之欲曰以自警焉○牛山地僻素無
士夫村有一常漢冥頑無賴任情肆行先生卜居之處

懐厭憚之心侵侮凌蔑無不至鄉人痛之呈邑宰欲治之先生力止之且優容以待其人遂感而化之盡其誠欵

四十三年乙卯 先生四十三歲 撰湖南義錄及三寃記事 刊行于世

四十四年丙辰 先生四十四歲

四十五年丁巳 先生四十五歲 夏往還松山舊庄 還時江水大漲乘船半渡浪急幾覆舟中人皆惶㥘失措在岸之人亦皆危之先生獨凝然堅坐神色不變云

四十六年戊午 先生四十六歲

四十七年己未 先生四十七歲

四十八年庚申 先生四十八歲

章宗哲皇帝天啓元年辛酉 先生四十九歲

二年壬戌（先生五十歲）春修重峯先生東還封事（跋曰我昭敬大王七年

甲戌重峯趙先生以質正官赴京諦觀 中朝文物制
度之盛意欲施效於東方及其還也草疏兩章切於事
務者八條關於根本者十六條先生先上八條疏及質
正錄一篇以爲我國當一遵明制 先王批曰千百里
外風俗不同若不揆風氣習俗之殊而强欲效行之則
徒爲驚駭之歸而事有所不諧矣於是先生知言不用
不敢更上後十六條疏而今其遺稿猶幸尚存竊覵先
生之志不止於效行明制將次因此推而上之挽回三
代之治而明制尚不許施行則他又何望玆所以括囊
退藏者歟意先生生于 嘉靖甲辰而以萬曆甲戌奉命
觀周則是時先生年纔三十一而其見識學力已造高
明正大之域則實吾東土箕封以來數千載間間世鍾
英傑出之眞儒也有臣如此而言計不用終身坎軻竟
以伏節而終豈不痛哉愚自弱冠之日欽仰先生不啻
山斗嘗恐事迹泯沒無傳積年搜訪僅得遺文若干篇
分類爲全集欲剞劂廣布以圖不朽而卷秩頗多工役
未易姑撮其中請絶倭擧義時封事諸篇及傳信言行
錄題曰抗義新編刊行于世矣今又以此兩疏別爲一

書名之曰東還封事後之欲知先生者當於抗義新編
觀其精忠壯節於此封事中考其經濟大志則雖不必
遍觀全集而亦足以知先生之槩也蓋先生篤信好學
守死善道明誠兩進有體有用而所以行之者一也如
使先生生於泣麟之前得逮摳衣於洙泗之間則吾知
先生必能優入升堂之列而決不在七十子之後矣嗚
呼盛
哉

三年癸亥 仁祖憲文大王元年 ○先生五十一歲 五月與兵判昇平君金瑬
書
略曰夫重峯不止爲一段節義之士考其學問操行
實吾東方數千載間所未有之眞儒也伏節後三十
餘年其孤三人子孫無依一在沃川一在文義一在黃
澗塡壑之患迫在朝夕廢朝時事固無足恠豈意閤下
儕輩際會風雲當國任事而使此三孤者流離瑣尾亦
如前日耶僕平生每仰閤下好賢尚義之風謂閤下一
朝在位則其見於擧措施爲之間者必不與流俗同科
而反正之後側聽踰月未聞有崇德褒賢之典并及
於斯人何也豈閤下軍國事殷有未遑及於此耶昔在
庚寅年間先相公守龍灣時爲時人所陷禍將不測其

時重峯為作長書極論於刑判李公增力請救解其書
載在抗義編中閤下其必閱而見之矣重峯之於先相
公未嘗有一日之雅而特以意氣相許竭誠圖救至於
此極則重峯之於閤下亦不可謂全無私感者矣夫以
僕之庸鄙每讀其遺文未嘗不為之感涕況在閤下而
其可不一為之動心乎伏願閤下亟以此事從容陳達
於 榻前請舉褒恤之典加贈以議政之職仍官其子
或命復職陞官或畀軍職之祿則國家褒忠象賢之道
得矣後人亦必有觀感而興起者矣又聞 朝廷之上
黨論猶盛凡為國之道不可以偏黨為之伏願閤下裁
抑年少偏黨之人極力調停收用人才先公後私為國
家柱石之臣幸甚方今老賊方窺西北可虞收合人心
訓鍊軍兵為急先務而守令之貪虐依舊生民未蒙其
澤此非閤下齋葺之責乎答書略曰辭旨勤懇教以所
不及自顧謭劣何以得此於左右拜領感激不知所諭
近來人心疑阻國事多艱加以水旱相仍可虞非一雖
使管葛當之亦且不足如生朽材豈可以擔當日夕憂
懼不知所為重峯諸子非不極力圖之而秉柄在他言
下見施重義好善之人不
可易得獨自歎吁云云

秋谿谷張公維來訪於乇山

溪上 時張公以暗行御史來謁先生於牛山先生謂曰當國家維新之日綢繆之策不可不及時講究收合人心訓鍊軍兵非今日之急務乎願公還朝與諸賢講行之谿谷有詩曰相憶十年別天涯問索居溪聲遠壑靜燈影小齋虛報國心腸熱論交鬢髮疎平生抱膝意莫惜著新書

四年甲子 先生五十二歲 正月 除童蒙敎官不就 時月沙李相國廷龜爲禮曹判書先生與之書略曰春初蒙恩除授童訓之官自惟草茅謭劣小病廢書尋常句讀亦多未通一家子姪不能自敎皆令出就外傳況敢冒昧非分抗顏臯比於京塾之間甘心孝先腹便之譏乎 八月 除司圃署別提不就 時昇平金相公爲吏判以書遺之曰掌圃微班固非待賢者之道而隨例注擬心竊愧恨誓回高遯之志迹于城市是慰昕夕延望云云又嘗語人曰聽松後一人而已

五年乙丑 先生五十三歲 一月 除司圃署別提不就 史判楸灘吳相公於廷席薦其可用曰奔競之風已成超然退去者惟此一人而已上曰此人予所聞知卿等爲先收用 八月

除獒樹道察訪 先生以爲屢蒙聖恩一未肅謝心甚未安昇疾上京○是時楸灘爲吏判先生謂楸灘曰用人之公當如許恭簡誠李壽蓮從白可也楸灘掉頭搖手曰全未全未一監役之關求之者多至數十人如我望輕之人何能如是耶何能如是耶

謝恩後卽赴郵畱十九日棄官還牛山溪上 自是足迹未嘗一至都下蓋知時事不可有爲也○庚寅春三月先生往蘭溪門下路過綾城玄鶴川邊愛其水麗巖奇下馬遊覽曰進飯點心餓有二僧來拜先生與之語分飯與之一僧年可五十餘一僧年纔二十許其老僧謂先生曰公他日必顯於世然上中分不好下分則吉遂辭去先生自獒樹歸將投宿於松廣寺遇一老僧於洞口先生不知而僧拜曰昔日面目也先生曰汝見我於何處僧言某年某日於綾城玄鶴巖下相見者是吾也先生始覺之果其僧也自庚寅至乙丑過三十有六年容貌不加老精神無異昔日曰下馬從容談話臨別僧曰世路多艱公宜勿出再三戒飭云蓋非常僧也

以牛溪先生所付石潭日記出付月沙李公 初辛卯年牛溪託以石潭

日記日近觀時事不久大亂將生讖緯彼發必倍外服汝將此冊幸圖傳後先生受而歸藏是年月沙王慕史之任欲修正誣史乃以此書付之時沙溪以早出爲非而先生以爲藏在草野或不免坡壑失火之變則不若急急收八史庫之爲愈其他讖讖禍辱戛何暇恤云云

六年丙寅先生五十四歲

七年丁卯先生五十五歲 春領義兵赴完山 分朝時胡兵猝至西路將士望風奔潰大駕幸江都 世子駐完山先生聞亂舊義登程實城長興人士數百人從之路見號召使沙溪先生書略曰國事孔棘夫復何言僕以衰朽暮年猥承誤命不稱甚矣無可爲者當此艱厄糾合義旅苟非人望不可能也伏惟公受 國厚恩義先赴亂如欲募兵非公其誰伏願奮義建牙奬率鄉兵俯與不佞同事勤王不亦義乎勉副顒望幸甚以公爲義兵將已爲狀啓云先生以爲義將必須一道多士推其可將者拜之非吾所敢當也與其所從者數百人直向全州時完平李相國元翼領撫軍司請致先生問計先生隨所問一一

陳辨完平歎服曰此言正合時宜當　啓達採用令吏
曹叅議李聖求詳細記錄未幾賊退事定先生卽還于
牛山十月哭長子婦成氏○十二月撰晋州敘事刊行于世

毅宗烈皇帝崇禎元年戊辰 先生五十六歲

二年己巳 先生五十七歲

三年庚午 先生五十八歲○冬十二月患髮際瘡症勢危
重請醫治療醫以大鍼割破侍病之人無不失
色憂泣醫亦惶㤼先生
晏然堅坐神色自若

四年辛未 先生五十九歲○本郡儒生任兄等甞薦先生
於觀察使時白江李相公敬輿按湖南兄等上
書曰郡有前察訪安某北平家世南國精英早歲受業
於鄉先生竹川之門比壯從事於文簡公牛溪之庭學
有淵源聞道有日以養心守靜爲平生涵泳之地文章
足以占科貧窶可以祿仕隱而自珍懷寶遯世清修苦
節者六十年于玆矣頃者大臣聞而薦之以爲督郵則
以爲 天恩不可遆慢故遂入京謝恩纔到郵亭棄綫

而歸其後屢辟又皆不起加以天稟樂易與物無忤況
愛親仁各盡其道見年少後生則必勸以學問使之奬
進一門之内爲孀婦者六人視其豊歉彰其飢寒而撫
恤之其子女之貧乏無以昏嫁者出其資使昏娶之以
時雖馬援奉嫂不冠不入范毓字孤家無常兒何以加
諸至如素性尤篤於忠孝一節每語及事親至誠忘身
殉國者則未嘗不三復而繼之以泣下其
忼慨激勵之心雖在古人不足多讓矣

九月與楸灘

書略曰士君子出處晩節最難昔魏野贈王文正公詩曰西祀東封都了畢遣回好伴赤松遊贈寇萊公詩
曰好去上天辭將相却來平地作神仙此皆勸之使退
也王終於相位寇竟死雷州晩節之難果如是乎韓復
齋宗愈退居華林村墅黄冠野服往來江湖其詩曰却
將殷鼎調羹手還把漁竿下晩沙李杏村嵒再登台鼎
晩年乞骸與息影庵老禪爲方外交其詩曰浮世功名
是政丞小窓閒味即山僧二公風流高致深足可尚近
世朴思菴退居永平白雲山下築拜鵑窩終老其中我
先生輓曰拜鵑窩上三更月應照先生一片心其晩節
亦可謂賢矣未知今世亦有繼二賢者乎有則愚必識
之矣麗季有僧贈鄭圃隱詩曰江南萬里野花發何處

春風無好山園隱流涕曰嗚呼其晩也今之不退者無
乃以園隱自期而不欲爲苟去耶麗季則國勢岌岌廹
在朝夕宜乎園隱之不能去也今則聖明在上國家
粗安欲爲園隱此非其時而況三分四裂黨論崢嶸雖
以古賢人處之決不可調停既不能調停士類共爲國
事養病政府虛度時月則豈不爲晩節之一欠乎匹馬
東門浩然歸來時乎而爲綠野堂世亦爲止水亭則
亦足以廉頑立懦不猶愈於在朝無補乎愚嘗以此意
欲聞於相公而交淺言深古人所戒未知相公以爲何
如雖然非相公不得聞此言於愚非愚不敢進此言於
相公愚之於相公雖謂之相信可也答書略曰去歲九
月承拜情札縷縷別幅讀而玩之不啻三復若非至心
相愛何以及此眞所謂千里會心不謀同辭感歎感歎
鄙人前年七月解職謝事之退三章未蒙 恩許今夏
之初始得省掃歸伏先人墓下期以畢命田畝間此大
感顚還入城服成後未敢遽還然愚拙之分終不可變
也卒哭後當更尋遂初然老病至此
能復幾時人無由奉晤臨紙悵惘

五年壬申 先生六十歲 四月 除濟原道察訪不就○冬十一月

移書延平李公貴仲救高安東用厚 時用厚赴京還朝犯贓繫獄先生

移書以救之其書曰節義之於國家猶元氣之於人也人有元氣則雖甚病不至於死國有節義則雖大亂不至於亡故國之存亡惟在於節義之扶植如何耳今不必遠引古昔姑以近日人所易曉者為閣下明之丁亥倭變鹿島萬戶李大源戰死我 先王優加褒典仍令有司厚恤漕顯家訪其子敍修 命授泰陵叅奉以顯亦嘗死於乙卯賊也 意我 先王追思 明廟朝數十年既往之事至於錄用子孫其激勸將來為國家慮可謂深矣是以壬辰之亂人皆感發忠臣烈士相繼而起得使神器危而不墜此無他我 先王能扶植節義之明效也戊申以後賊臣當國政刑紊亂節義之人視若仇讎褒崇一事不復舉行是以忠烈之裔反不如鄉里之常人流離他境丐乞者多舉世之人皆曰欲使子孫貧賤當作忠臣為父兄者以此戒其子弟為子弟者以此勉其父兄其流之弊至于丁卯胡變而驗矣當時碩德重望莫如金沙溪張旅軒鄭愚伏諸公而受 命號召之初諸道列邑殆無一二人應募者不得已權宜設策儒生之壯者從軍弱者代奴又括閑丁勒使為兵而亦

多有不肯赴難者其視高霽峯金倡義趙重峯諸賢舉義兵時人皆戮力者則不啻天淵此無他昏朝不能扶植節義之一效也嗚呼壬辰之難復由於湖南之保全湖南之保全由於諸義兵之起諸義兵之起由於高霽峯之首事小生請反覆詳陳焉當是時也 大駕西遷七道魚肉閫帥諸將奉頭鼠竄列邑守令望風奔潰國家之勢決不可收拾高霽峯三父子獨先舉義移書金倡義千鎰羅州人百餘直入江都霽峯行收兵得數千人遂與趙重峯期會荊江共爲勤王之行聞湖西之賊踰今本道以爲國家根柢不可不先救輒回兵錦山力戰數日雖衆寡不敵大功未集然其賊勢窮蹙湖南得全霽峯既死其子高臨陂從厚以復讎將起兵於光州吳宥爲副將進士文弘獻起兵於綾城推崔潭陽慶會爲大將小生已師姓朴名光前起兵於寶城病不能領軍推任眞寶啓英爲大將前萬戶張潤爲副將邊悉奉士貞起兵於南原李潛爲副將姜希悅起兵於光陽姜希輔起兵於求禮其他若丁忠勳閔汝雲李繼鄭等不可勝數此皆霽峯之幕下餘卒也於是諸義兵遂轉戰嶺南斬獲甚多賊不敢縱兵營窟自固諸義兵因與官軍留屯咸安等地癸巳六月賊酋清正合諸酋兵數十萬

水陸幷進聲言先據晉州直擣湖南金倡義檄兵晉州
定城守尉元帥以下諸官軍皆托以外援各自散走惟
高從厚崔慶會等諸義將與忠清兵使黃進金海府使
李宗仁等同入晉州竭力拒守幾至一旬城陷之日七
萬義士屠戮無餘賊遂分兵西出一路至河東一路至
石柱未渡蟾津撤兵還退蓋賊之精銳太半被傷於是
戰也於是湖南又得全嗚呼彼壬癸兵火先及於湖南
則權元帥幸州之役李統制閑山之戰其資糧器械將
何所取辦而能成奏捷之功乎世徒知兩將之有殊勳
偉績而不知霽峯父子之爲張本可勝歎哉昔張巡許
遠能捍守睢陽保障江淮而未嘗聞巡遠歿後兩家子
弟替繼先烈如臨陂之爲則霽峯父子之節義功烈誠
鮮儔於古今故其名流八中國聞於天下宜使血食千
祀子孫世祿者也嗚呼以霽峯爲父以臨陂爲兄而有
如用厚者出托迹於昏朝權貴之門其行可知獲罪於
天朝奉使之日其律當死然而 國家夏始以來賊汚
之吏相望逮捕而未嘗見一人終繫於獄得蒙霈澤
復齒仕籍者此莫非罪疑惟輕貰以自新之盛意也今
者用厚經年縲絏逐日拷掠命在朝夕無復可原之望
用厚之罪雖曰罔赦獨不思霽峯父子之節義功烈乎

黨錮諸賢徒以論議激勵頹俗陳蕃猶以爲十世宥之
今霽峯父子之節義如彼其高功烈如彼其大而不能
宥及一世無感乎義士扼腕而感慨國人噴舌而獻帶
者也 迄廟朝圃隱之孫保有罪當刑大臣以圃隱進
言卽命釋之圃隱以麗代忠臣其子孫尚且免死至
如鄭希登不過一忠直耳其子訥悖戾無行國人所知
及登武科官至牧府使終不擯斥古之待忠臣何其厚
也今之待忠臣何其薄也愍視忠臣一至於此國家不
幸脫有緩急則竊恐爲善者沮士崩瓦解之患有過於
丁卯年也霽峯有六男二女從厚曰厚與父同死於國
遵厚未娶而夭由厚居憂過哀而死無子二女丁酉之
亂皆死於烈從厚之二子傳立傳言傳言無子而歿曰
厚四子伸霦傳川傳楫傳良霦早死無子楫良俱歿於
變在子惟循厚用厚而皆無子在孫惟傳川傳立而已
意天之所爲非人力可及也付之於無可奈何之地至
於人力之可及者亦諉之於天而不爲之動念則是霽
峯之賢不得於天而又見絶於人也仁人君子其可不
惻然動念乎哉用厚爲人嗜酒失性已久不惟奉職無
狀其於處鄉愚騃莫甚與人同飲小不如意則詬辱慢
罵無異奴隷以此衆叛親離皆以對面爲不幸疾之若

歸及其繫獄之後爲中一說皆以爲霽峯之子死則可
惜人心公議之不誣從可知矣設使用厚明示與刑以
徇一國百世賊汚之風決不能懲創而徒失忠義者之
心無以爲後人之勸矣寧貸一用厚待之以不死於於
禁錮而已則勸忠嚴贓似爲兩得矣閤下爲國大臣知
無不言而獨於此事迄未聞論列無乃覃國事殷未暇
念及於斯耶以閤下崇德象賢之心何其宜含而久不
言也古語云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閤下其留念焉小
生自少喜讀王梅邊璺祭文丞相文及霽峯檄諸道書
日課誦數遍雖在道途馬上未嘗廢闕每讀至丹心晩
節白首腐儒鬪半夜之鷄未堪多難擧中流之揖自許
孤忠未嘗不髮竪膽裂繼之以㳘涕也讀臨陂與李適
書至春草池塘阿連難夢風雨中宵舊約難尋亦未嘗
不三復感歎也竊孰非王臣霽峯獨死於忠孰非人子
臨陂兄弟獨死於孝是何忠孝
都萃於高氏之一家也云云

六年癸酉 先生六十一歲 著白沙雜著論辨 在文集

七年甲戌 先生六十二歲

八年乙亥（先生六十三歲）春自牛山移卜于綾州雙峯洞○八月

與淯渚趙判書翼書

略曰前與揪相往復書謹以別紙錄呈幸留心省察且盡日垂竿俯碧流魚貪芳餌竟吞鉤前魚登釣後魚進鬧倚苔磯笑未休此詩生曾聞於人不知誰氏所作兄如有聞知示及云云答書曰嘗承與揪相往復書得見交道之至告教之忠此古人之事而乃見於今甚盛甚盛誠欲不脫冕而去也顧事勢有甚難者然老兄相告之意何敢忽何敢忽紙未絕句曾所未聞必是高人作也三復敬歎

重峯先生至誠大節賴吾兄纂輯顯明可傳於百代此固兄之高義無愧於古人而有大功於斯世者也第行狀闕焉後之人無由備見先生進學行義始末幸要作行狀或年譜如何重峯平生况必備闕之故以此望於兄云云

冬十一月與海昌尹相公昉書

略曰高峯節義功烈猶將遂冒而其子用厚犯罪雖重若揆之以古昔宥及一世論曰不可而經年桎梏累歲竄謫未嘗聞 經席有一人伸救竊恐今而後爲善者沮矣曾在 先朝宋東萊象賢之子仁及犯贓將死 先王特命釋之曰象賢以死報予

予以其子報象賢夫霽峯之節義無愧於宋東萊而功烈則過之閣下其以此意陳達于 楊前使我 聖上之德聿符 先王褒忠之盛意幸甚幸甚昔李白得罪於朝郭汾陽納官贖死白之死生固無損益於當時而汾陽猶惜之如此則況今視霽峯之節義功烈反不如一詩人乎延平在世之日書以救之其答書曰霽峯家事不敢忘于心今見兩書當盡力周旋云修復未幾延平遽捐舘舍南中有識之士孰不慨歎今謹以上延平本藁并獻于閤下閤下其亦垂察焉答書略曰霽峯節義生當所欽敬今示諭國家培植勸奬之道實有關係於世道不覺擊節歎賞伏讀前所寄延平書藁可見達識眷眷誠意僕當留心或於登對之夕瀝肝一籲焉

九年丙子 先生六十四歲○尹參議煌以先生氣節敦確可以直諫啓達於 筵中趙相國翼亦薦其德行

冬爲牛溪栗谷兩先生陳辨誣疏 適値兵亂未及投下疏在文集

十二月清兵猝入都城 大駕入南漢先生倡起義旅 是月二十三日擧義時士友及子弟從者安厚之李銑李慭臣朴春長李元臣李敏臣趙弘國朴惟忠朴惟悌朴喜

壆任時尹任景說朴震英朴震興朴時烱李時遠李享遠朴震亨任大有李誠臣李哲臣李景臣安愼之安遜之宣泰安朴仁綱朴東秀宣羽海尹興立金治西鄭英哲鄭哲宗韓景福趙舜立趙舜弼趙興國趙昌國安徽之安崴崔峴宣時翰鄭英臣田熙運金就仁金近仁韓得弘宣春蘭金銑金銓李檟金宗稀金宗幹文震發金克成金宗起任望之趙廷亨文希舜任景高趙廷顯文希慶宣弘宙黄錫俊黄得榮宋駃黄時敏金宗遠朴安仁蔡立協任匡迪孫珏黄秀男蔡明憲吳命發蔡明翼孫守憲孫後驥文時慶姜後尚宋弘善金廷生金義精金得善金汝璉金廷一崔尙宣萬吉任震滐金基遠金安信孫錫胤崔繼憲崔泗龍李沃臣尹球朴東建文存道吳中尹蘊浩鄭斗明沈恆壽張雲軾吳堅鐵凡數百餘士而名錄久而獘缺未能盡傳時前別提鄭稷爲義兵廳都有司左右副將錄東西運粮錄及名項條令記盡失兵火

十年丁丑先生六十五歲正月領義兵爲勤王之行先生行到長城縣監柳時榮出迎先生謂時榮曰張紳爲江都留守金慶徵爲撿察李敏求副之云江都必不守矣時榮驚曰此三

入安有失守之理乎先生曰張紳無識慶徵酒妄籔求文翰而已以此知之曰嗚咽泣下其後江都果不守

到金溝與李巡察時防書 略曰國事至此殘喘餘生恨不卽死也關西二千餘里無一處交鋒三南諸將望風奔潰以賊虜遺 君親是可忍耶生年將七十且無計畫而當此罔極之日義不可屑伏苟存卽擬奔問之際爲諸義士所勸扶舁登道纔至金溝目見官軍潰散之狀此何等氣像也尤可痛駭生之所須不過幾斃若干書生官軍未潰之前妄擬助援聲勢萬一到此地頭無所用虞奈何奈何惟節下商量指示仰有一事不得不仰稟壬辰之變李洸領兵到錦江還罷之後卽下完山號令本道故旬日之內軍兵還集以今等視人心之潰亂軍卒之逃散百倍於壬辰而節下遠駐他境道內人民無所倚仗還聚散卒不亦難乎此必節下對越南漢不忍遠離想足下心事而增痛哭生之愚計節下暫移壺山施令一道體察從事留駐中道分遣軍官督發散卒及遺漏餘丁則再振軍聲惟節下以爲何如多有面稟事病不速進謹遣家豚及幕下士數人行營事乞不惜下示幸甚幸甚

到礪山聞南漢解圍乃還

十一年戊寅先生六十六歲撰師友鑑戒見文集

十二年己卯先生六十七歲四月特陞六品除典牲署主簿筵臣所白達有是命五月作謝恩行到長城疾作還歸○與李判書時白書時有童蒙汰定之言人心洶洶先生貽書以止之而有收合人心訓鍊軍兵等語意在興衰致治也

十三年庚辰先生六十八歲上疏斥和留中不下略曰臣本布衣屏迹遐荒曾於廢朝時目覩危亡之勢潛悲隱痛欲發鄒楔之哭者久矣幸値聖上反正一國臣民歡呼鼓舞佇見至治而殿下臨御之後殊無善政可以聳動瞻聽民怨兵怨如水益深此實朝紳無識之輩布列顯要患得患失國家安危生民休戚則置諸度外惟務偏黨日事攻擊而逆獄屢起究枉頗多以致人心疑懼日離月叛使殿下孤立於上匹夫匹婦與爲仇敵臣竊痛焉戊午以來西北可虞生聚教訓爲急先務而癸亥以前固不足道也

癸亥以後亦無一人慮及於此燕雀君臣不知竈突炎
上棟宇將焚而上下相慶有若太平調度臣竊憂之臣
與相臣金瑬有識面之分　反正初即以裁抑黨論選
用人才收合人心訓鍊軍兵等數款書以勉之又於丁
卯亂後責以備邊之事瑬皆以不敢當答之瑬是殿
下元勳重臣於國事固當盡心而其言如此則他尚何
望乎哉我國壤地偏小兵力單弱隨彼屈強事以皮幣
自三國至麗季皆不得免焉則無惑乎今日之處變也
至於助肆敵犯上國則此吾東方開闢後所未有之
擧也而況壬辰之亂　先王播越龍灣將朝夕渡遼民
間皆以爲國已亡矣守令之聚兵者輒彎弓而罵詈士
夫之避亂者或結縛而與賊又有李夢鶴宋惟眞李弘
範鞫慶仁等諸賊躡後接踵國家之危不啻一髮若非
中朝拯救之力　先王萬無復邦之理而　宗社永不
血食矣是以　先王感戴　皇恩無地報謝嘗寫再造
藩邦四大字揭示　中朝諸將當時筆迹完然尚存
殿下之棄義叛恩至於此極將何以副　先王予有後
之望抑何以見　先王於地下抑何以責臣民親上死
長之義乎言之至此衰憊如臣者不覺失聲長號　殿
下以　先王之親孫其無惻然一念之動乎每月三十

日每日十二時想像 先王畏敬奉承洋洋乎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則 聖心其必有悔悟之萌矣不然而
終始助逆甘爲天下後世之罪人則臣恐光海雀躍於
棘圍之中仁弘爾瞻揶揄於九泉之下矣今之謀者皆
曰至誠事彼則 王子可還 宗社可保而 殿下偏
信其言謂之善策是大不然臣嘗歷筭每歲貢獻之數
使价接應之需必括盡民間産業然後纔可支數年而
數年之後則財力蕩竭不可以繼則出帝徽欽之辱不獨
在於晉宋也然則 王子何時可還 宗社何時可保
乎 殿下之臣所恃爲腹心國人所共知者臣可歷歷
枚數而南漢之圍爲 殿下推鋒爭死者凡幾人出城
之日抱 殿下號痛者凡幾人還宮之後與 殿下謀
議復讎者亦幾人哉到此地頭 殿下庶幾少悟而迄
未聞有一擧措使數百年艱大之業束手而就亡臣每
念及此心崩膽割怒髮衝冠不得不雪涕而言之也方
今禦敵之策只在於明賞罰立紀綱而當國誤事之臣
徘徊觀望之將尚保首領意氣自若其被誅者惟少校
若干人而明白死節如金尚容者不得蒙褒恤之典
殿下之賞罰如此則紀綱何由而立乎此無非偏黨爲
痼是非不公之所致也以襁褓幼稚之元孫睹 世子

斯須之覲者俱爲異域之囚虜遠近聞者無不慘怛失
色則是何擧國之大慶而用事之臣自以爲幸欣欣然
如有所得若此之類猶不食未知 殿下將爲用之
殿下之臣惟金尚憲鄭蘊俞伯曾等數人其扶植綱常
之志慷慨直截之言非諸臣碌碌庸庸者之可比國家
之扶持至今皆是此人之力而論者反以尚憲目之爲
念君負國恣意攻擊無所忌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一線之國脈將壞於此輩之手將來緩急君親大義人
莫有倡之者 殿下家事嗚呼殆哉頃日西船之去也
格卒相與嗟歎曰吾輩助 中朝攻瀋陽則雖死無悔
至有垂泣者人心固可知矣及其發船之後無日不風
無日不雨雷雹又從而屢作洋中致敗者幾至三十餘
艘則天意亦可知矣上拂天意下失人心而能保其國
者自古及今臣未之聞也 殿下誠能察臣之忠聽臣
之言明賞罰立紀綱以爲振作士氣恢復邦基之本則
擧國人民雖兒童走卒瘖聾跛躄者莫不踊躍思奮感
有死敵之心數十萬精兵與糧餉不患其難辦雖未能
直擣遼瀋蕩覆巢穴丁丑羞辱庶可昭洗而明大義於
天下永有辭於後世矣○是歲有僧靈雲者在南平佛
會寺自稱先生家奴子請贖其身及姪多載價物而來

先生詳問其根派所告不能分明先生曰余不知汝根派何得為吾叔也令退去

十四年辛巳先生六十九歲自雙峯洞移卜於嘗川龍岸淵上

十五年壬午先生七十歲三月遭夫人鄭氏喪五月歸葬於牛山舊庄後麓夫人年十九歸于先生事舅姑奉先祀咸盡其禮治家事無專制一遵先生之意先生敬重之享年七十二先先生十三年而卒九月草送重峯先生行蹟於金愼齋愼齋書略曰重峯先生賜謚出於意外誠義擧也但本家會無行錄江陰公寢疾失性今已經歲莫弟年少未諳故事只抗義新編東還封事數卷而已今此行狀撰出事極窘迫可慮可慮相知間長者親友皆已下世尊兄亦且在遠不得與之相議可歎道地諸君本家子弟方收取文書圖爲起草欲請於作者而朝中亦無可請之處是可悶悶聞先生疏草全稿寄在案上必有採入之段今送白足並箱以去幸封裹以惠且如有所錄之事書示如何云云重峯文集全稿先生曾送本家故只以前所覩見者起草以送之

十六年癸未 先生七十一歲 正月哭次子子婦趙氏○四月哭季子逸之○屢書於澤堂李判書植條辨誣史 澤堂前後書恐其纂史失實據問可疑事十數條先生逐條辨別詳在文集○先生喪室之後子弟門生求得侍寢之人請納之先生不許曰余年過七十死亡無日卜妾何為遂率第四子益之居焉益之素多疾病為先生所鍾愛且有誠孝奉養先生能盡其力

十七年甲申 先生七十二歲 春自富川還牛山○撰釜山記事 見文集 八月 除刑曹佐郎不就

十八年乙酉 先生七十三歲 撰露梁記事 見文集 六月除 宗廟署令八月 除翊衛司翊衛不就

十九年丙戌 先生七十四歲 十一月自牛山還雙峯洞搆數椽草

屋名其堂曰隱峯平生景慕圃隱重峯兩先生忠孝節義故有是扁十一月宋持平時烈來拜因請撰其先君行蹟○上時獎疏政院不捧○還愼氏家藏獲愼家乃先生所後外族也世居京城壬辰亂後流離失所不知所在其奴婢與先生家奴婢同門分派者不知其主去處曰仰役於先生家先生每欲還其本主邈不聞知常以爲恨至是始聞愼家子孫在於牙山專人致書使之下來盡數還之

二十年丁亥先生七十五歲秋著忠孝傳家說贈宋持平說曰余少時聞宋奉事龜壽與其弟圭菴先生忠孝俱至幼年喪母任情過哀所伏苫席因淚必腐燕巢廬墓生雛皆白人以爲誠孝所感後圭菴立朝名動一時及 仁廟即位圭菴不量時勢欲救三代事業羣奸側目竟得重罪壁書之變李芑會賓廳錄罪人名點其當死者至圭菴芑大點之鄭順朋曰此子可惜芑不聽殺之後芑謂人曰宋某豈不是善人但行大事不拘小仁譬如作室欲修基址則雖有奇花異草不可不芟刈也李判書潤慶與其

弟議政公同有時望仁廟末判書公子中悅與其友李輝有私語犯時忌及乙巳難作中悅欲以輝言告變自明稟于判書公公曰身死雖可惜朋友豈忍背乎中悅問于議政公公曰不可爲朋友而自就死地也中悅乃自告于朝而亦不免死乙卯倭變判書公尹全州議政公以都元帥鎭羅州貽書于判書公曰賊鋒甚銳願兄勿進小避判書公答曰吾受國厚恩當以死報遂以兵赴靈巖助戰得捷云嗚呼彼宋李兩家忠孝大節雖在千百載之上人無不感舊興起況近代乎生也苦晩旣不得登門覿德則景慕風儀徒切山仰思識其子孫屛伏避荒聞見不及曩在癸丑年間余寓居洛下時有宋邦祚永叔者登第筮仕以行義爲儕輩所推許余問其先世於人則宋李兩家是永叔之內外祖也余私喜幸自語平生竊願庶幾可償一日遇永叔於隣舍聆其音聲接其辭氣非悅草戰豺之類而究其爲忠孝家子孫也甲寅冬余搬家南下杜門牛山峽谷自此京鄕隔絕夢寐不到永叔之卒於西塞也經數歲曰人聞訃痛傷特甚以爲永叔旣不幸早世雖有諸子想未及成長矣未知其昆弟幾人而亦有如永叔者乎嗟歎不已晨後人有自京來者語及廢論謂余曰去丁巳司馬榜

首傳會邪議惻諸生上疏請勿拜西宮有一士子非徒不叅凶疏獨諸西宮依例拜恩人皆謂之堅剛不屈者爭相稱譽子其聞歟余問其姓名其人曰姓名則不知而居湖西者也余曰今世豈有斯人此必傳之者誤也然猶不忘于心會趙江陰德安偶至溪上余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先以此事詰之德安曰此乃宋僾郞丞叔之弟而名某字某號睡翁者也因話睡翁其時擧措及平居言行纖悉備具余喟然歎曰不有是兄焉有是弟加寶田杜氏數等而宜其爲忠孝家子孫也丙寅六月睡翁自沃川訪余于牛山余時以事適在松山舊庄睡翁留書曰嘗以同時爲幸而每有地遠之歎不意今者進駐孔通竟値交違同志之一見亦有數歟神交已久豈以不面情誼有損也遂悵然而去余以此爲平生至恨丁卯春余領義兵至全州睡翁以散官亦來屬撫軍司麾下余曰與同處累日未幾行朝命罷義旅余即解兵而歸睡翁拘於事勢爲姑留許客稟無粮資余傾一行餘儲以贐之握手揮涕而別居無何睡翁亦還家臨行寄書曰國事罔極言之痛哭蒼辱之極萬古難雪只恨吾死不早以致此事及耳徒憤惋無益則欲決意入山以終餘年即當還鄕以卜蔽身之地然後

擬進兄所展此衷曲而何可必也明年戊辰夏四月睡
翁病均道途綿遠邈不聞知庚午多德安書以報之余
爲位而哭哭之長痛以爲睡翁貞趙嘉之流也噫乖叔
早世睡翁又逝天何奪善人至於此也天意未可知也
雖然忠孝家子孫豈止於斯二人乎當必有繼之者尋
常言語間每向人說不置後永叔子時瑩以主簿微官
丙子之變入江都同僉源金相公死節今并享忠烈祠
睡翁第三胤時烈英甫以學行爲世名儒望重朝野古
所謂青成藍藍謝青者此也忠孝家子孫久而愈顯雖
四代翟氏無以過矣英甫以余爲睡翁知己上年季冬
命駕來訪相對悲歡破涕爲笑英甫曰請余曰吾先子
知己莫如公願記一言以爲家傳余感其至誠不敢以
不文辭第其言行遺蹟已載於諸公記事而淸陰金相
公所撰墓碣銘尤爲有道不愧之文則以余犬吠驢鳴
其如土上加泥取人譏侮何雖然越千里一來意之厚不
可不報塞聊書所懷如右以答其請又以一說減之於
後惟英甫察之英甫其時行色忙遽不得信宿而去雖
欲贈言尚可得乎只以先賢之出處可疑近世師友間
晩節之不盡者爲英甫略及之英甫其亦記憶乎否英
甫得之於家庭質之於先覺學得而行全識高而見明

其於出處大節不待人言而講之熟矣余何敢容喙於其間乎頗余年踰七旬去八纔五此日之別卽是永訣歸見睡翁當在朝夕睡翁倘問贈吾兒何言則余將無以爲辭借易及此未知英甫以爲何如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吾英甫勉之哉

諭兄弟爭田者 村人兄弟爭田相詰詣門而告先生諭之曰難得者兄弟易得者土地豈可以易得之土地失難得之兄弟乎反覆開諭言甚剴切其人兄弟卽感悟泣下不復爭

二十一年戊子 先生七十六歲 二月 修正善養疏箚因跋其後 乃祀平君俞伯曾跋文見文集

二十二年己丑 先生七十七歲 十一月 除工曹佐郎不就 趙相公翼於榻前力陳其德行曰此人年深多病雖不能從仕請招致京中以爲一國矜式之地 上曰此人余所聞知久矣但恨其年高不能上來也 十二月 除司憲府持平

二十三年庚寅 孝宗宣文大王元年○先生七十八歲 正月 上疏辭職不許

○二月上疏申辭許之 略曰年前五月我仁祖大王昇遐之日凡大小臣僚屏伏竊

閭者無不擗踴匍匐奔哭于闕門之外臣伏以老敗

癃廢之身其時添得重疾恣失分義北望號哭只俟誅

譴而 聖恩包涵反加超擢去十一月除工曹佐郎臣

無路肅謝日夜惶悶而已後十二月特授司憲府持

平今月初一日伏受 教旨與召旨乃其月十七日八

日所下也二月之内再蒙 恩命臣驚惶隕越罔知攸

措不惟賤臣自懇叨濫而物論駭異笑駡謚世臣若不

自首實而冒昧承 恩則自欺欺人有不暇論而罔

上之罪臣實難逭臣不得不瀆冒 宸嚴且陳實狀伏

惟 聖明垂察焉臣少而羸病素不如人又得眩暈之

疾不能隨衆就傳課隷經子尋常何讀尙多未通惟粗

習科詩應試數場而亦以荒拙落榜自知無可覬幸而

止家世仕族衣食纔給而性且迂疎不能治産業以潤

屋病懶相仍淡居窮谷不與人交遊以此蹤迹疑似傳

說謬訛京鄕隔遠名實難覈自 先朝反正以來蒙被

爵命前後稠疊疾病爲祟一未供職跡涉遷慢罪死無

赦千萬意外又有是 命玆豈非 新化初綜核之一

大疵乎臣祖父以上世襲簪纓至臣父子而以白身爲

編氓志穀一念實切私情階梯路絕分甘食力循例備
數於臣寔幸而至如風憲重任則萬萬不近臣何敢隱
默不言得重罪於聖明之世乎孝念臣年既衰老疾
病沈痼精神氣力日就澌盡罔極隆恩無計報效末
入地之前扶曳詣闕仰瞻天顏平生繫積之懷近
日艱虞之事欲進一言而退千里寒程數月旅馱必不
死萬適識笑生行死歸實為狼狽茲以不敢離次任意
取便臣之罪狀萬死猶輕伏願聖明特垂憐察亟收
臣除授職名使糞土微喘得安於蓮華之下則天地
父母之恩蔑以加矣批曰省疏具悉爾其勿為控辭
調理上來○第二疏伏以臣去十二月連被召命衰
老病廢未承肅謝濫陳疏章懇乞辭免罪當萬死不加
誅譴正月二十八日反下調理上來之批本道監司
處緡有傳諭起送之旨臣雖無狀非木非石感激惱
極惶悸輾轉抑臣之所患非和扁可醫之症而只是臨
年例加之疾調理無期不得已以不敢進三事再瀆
天聽伏惟聖慈特加哀憐而財幸焉憲府為名責在
振肅綱維必須風力強勁義氣峻厲者宜在其職而如
臣愚劣決難承當臣之不敢進者此其一也人生七十
則精神昏耗思慮顛錯居官守職有損無益故許令致

仕載在禮經今臣年七十有八臣之不敢進者此其二也臣自 先朝前後除官非止一再病不供職足迹未嘗入都下者二十六年矣微官則退貴仕則進於心安乎臣之不敢進者此其三也臣有此三事而不知自量冒昧隨行則眞是患失之徒如此鄙夫 殿下將焉用之況臣帶此職名已經累月言論重地不可一日闕員請亟收臣職授之可堪之人俾無曠職之弊千萬幸甚第念臣旣蒙 聖恩擢拜臺官身雖莫進情不自抑百計千思無路報答春夏之交日氣和煖扶曳登程寸寸前進幸而不死至於 闕下胷中鬱抑痛隘無餘則雖旋歸還鄉萬萬無恨矣數月延喘亦未可必玆將瞽說仰塵聖鑑非敢以所言爲足以有補也只致臣寸誠而已惟 殿下裁察焉臣竊見 殿下卽位之初羣情悅服莫不歡呼鼓舞歌誦 聖德願少須臾毋死思見至治未幾訛言內外洶洶人心潰亂如決壅水滿朝諸臣一言不及 殿下孤立誰與爲國誠欲治平務在得人今之縉紳豈無其人伏願 殿下持公平正大之心無偏黨反側之私勿論西南北擇其中忠實而有才識者才雖不足而忠實有守者任之勿貳其懷邪觀望隨勢變易者去之勿疑則攻擊之禍不至於今日之甚而旣

叛之人心庶可收拾矣批曰省疏具悉辭之至此勉副爾意而所陳事予當體念焉張牧使仲仁來拜雙峯溪上張公見先生居處狹矮爲先生欲構數間精舍以作講學之所言于一邑儒生分定有司先生聞之笑曰寒士所居容膝足矣何用官力以構私室乎止之撰鈍庵府君事蹟鈍菴乃先生王考號也撰蘭溪事蹟○五月寫止足二字於詩筒與浦渚時浦渚有書先生答之曰來書有欲退構得之語難字未知其意也古人有以[illegible]丘十歲退居者況七十之年有何所難乎此詩筒乃還山時所持也云云蓋止足二字知止不殆知足不辱之義也○秋與徐鳳齡講道於月谷之村舍語及坡山從遊事曰誦牛溪先生辛卯第一書而謂曰先生之愛我期我至於如此嗚呼先生之功何可忘也淚下如雨衣襟盡濕其至誠慕向如此

二十四年辛卯先生七十九歲二月修正老辣灘辭因跋其後乃延平疏劄也跋文見文集十月除司憲府掌令再上疏辭許遞啓曰伏以

我先王曰山之陵臣既不得詣闕郊外之哭厥後
累蒙 恩命召言再下臣亦未伸肅謝之拜授之分義
臣罪萬死猶輕雖 聖量天涵含垢棄瑕而臣則跼蹐
不安日俟誅譴不意今者擢拜掌令以分外不可堪之
職又加於當罪之臣臣感激罔 極惶悸轉深將無以抑
塞 瞿眷必須扶曳前進致身 明庭一望天顔還歸
故巢以畢餘喘是臣志願日寒如此道路脩阻旬月之
内勢難得達玆以寢不安席食不知味遠日連夜不得
自定遁瞻北極頻涕而已抑臣庸陋可棄之狀已盡於
前日疏辭今不必再瀆 天聽矣第念臣少而狂妄老
而昏愚才無可用行無可取非但傳笑一時亦且貽譏
後世眞所謂盜名之士得免魑魅之禦幸矣臣恐矯情
飾行之習自臣而益張爵賞猥濫之弊自臣而愈甚也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程子曰才不借於異代當
今 聖明在上羣賢滿朝可用之才可取之行不患不
得豈可以如臣衰朽斗筲之器置之風憲之地徒取人
譏矣哉 批曰省疏具悉爾其勿辭待春和日暖上來
○第二疏略曰臣士梗朽耄筋力已盡平居坐臥不得
任意門庭寸步猶入出八千里遠 程何以得達晝夜煎
迫寢不安席去月二十七日伏受 聖批不以爲罪反

有春和上來之 教臣之於 殿下無一毫裨益而
殿下之於臣 天恩若此感激惶悚無地自容固宜杜
口以待時日而當此逆變多事之時言論重地不可曠
月久曠臣之本職倘已鐫改則臣不必再瀆 天聽矣
聊心中所欲言非疏難以陳達伏願 殿下留神焉方
今賊已討餘無復可憂而鎭定人心實是急務臣請以
先朝之事爲 殿下反覆焉昔在 宣祖朝己丑逆
變獄事蔓延濫及無辜軍資正臣金千鎰上疏曰此輩
私蔽昏暗終墮其術互相推奬至使逆賊席勢張威以
煽叛逆之亂則固不得辭其罪矣至以同參逆謀置之
極典則恐非原情之科也 上嘉納此則 殿下之所
嘗聞知者也 仁祖朝甲子适賊之亂 上自公州將
還宮先遣故相臣尹昉使之譏察城中防得适賊與吏
民交通文書一封悉焚之 上謂昉曰予之遣卿知卿
有此擧措也大加稱賞甲申遠逆之變疑似者悉置而
不問以此人心鎭定國內大安此則 殿下之所嘗見
知者也藏厥巨魁脅從罔治仲康之至仁也大赦天下
以安反側陸贄之獻忠也討逆誅亂必以招安爲先於
此亦可知矣 批曰省疏具悉所陳之言實是憂愛之
至誠可不書紳體念焉爾以老病不得上來良用嗟歎

也今姑允
從爾意焉

二十五年壬辰 先生八十歲 夏 特旨進階通政 春御史閔鼎重來拜於雙峯溪上及還即達於 榻前曰臣來路見前掌令安某則見臣涕泣而言曰一覩 天顔退死溝壑乃是至願臣觀其筋力似難跨馬登道矣此人已經四品年今八十似當有優老之典矣 上曰雖平常人皆有例恩非但法典當然此人則當見優老之舉即令該曹特陞堂上 秋上疏請罷京大同 留中不下在文集

冬十一月初六日與朋友門人子孫遊綾州天台寺 從遊者徐晉明梁禹甸金鏡丁尚禹金汝鏞裵爀金鑠李彛曹焜崔景謨鄭文龍崔景祖高景禹文悌亮金公達文與璧梁禹績鄭齊洪好古梁禹界文之璧曹挺有洪禹績文澗李成慶金鎭金鏘文信克閔彭齡閔聃齡閔星齡閔必中文遇璧李東彬李東榮李東爀李東鳴文希賢閔好仁洪述古梁秀南梁之亢吳廷琬曹震元曹震亮高景厚文湜鄭文熊鄭文蘇張呂郁閔謹閔謙具頴寬任大益具頴耋文會文以星文以郁梁壽

一鄭忭鄭一彪裴嫻李種德鄭齊賢金守温南處寧金
聃壽金斗壽洪禹警李峻德文希素奇景祜鄭武賢李
仁允梁桂南梁禹疆金鳴鐸金宗壽安厚
之安愼之安審之安益之安埊安眞安甚

二十六年癸巳先生八十一歲 春撰買還問答見文集 三月 除工曹叅議上疏辭許遞

疏曰伏以臣聞爲官擇人才不濫授苟不難愼其初賢愚混淆加之於不當加不加於當加之人則冒進之弊僥倖之習日甚月盛國事終至於不可爲之地矣嗚呼可不謹哉臣未知殿下以臣爲何如人也無一行可取無一才可用只緣起自草野終始辭官盜得近似之名以至於此工刑下郎老職僉知於臣過矣 除掌令掌 殿下即位之初擢除持平持平未供職而 除掌令掌令未供職而 特命加資今又拜冬官實職白首腐儒安坐而得之其爲叨濫可勝誅耶因竊念癸亥後在野之臣受 國恩未有如臣之資者受 國恩不報又無有如臣之甚者年雖八十二歲適丁春夏之交日氣和暖趨詣 闕下望見 天顔平生所抱近日時事不計身禍一一陳達未辭 殿陛歸死丘壑則罔極 天恩庶幾少報強疾作氣妄擬登

程臣反覆思之臣衰朽羸瘵筋力已盡驕則脚膝軟而如折擠則腰背屈而莫伸痛楚酸苦有不堪忍時月之間勢難前進玆不得已任意取便臣之罪狀萬死猶輕遥瞻北極感淚自零古之人愛君如愛其父今臣愛君不如愛父如臣不忠 殿下將焉用之伏願 殿下刊去臣名於仕籍以戒後之如臣不忠者幸甚幸甚批曰省疏具悉所辭之職當勉副焉爾其安心

夏刪定鄭松江年譜松江胤子弘溟以草本來請遂定

七月付龍讓衛副護軍一日先生謂侍側之人日廣庭無至草蕭蕭一句率口而出余之在世必不久矣○撰金月峯合亨衲陽祠祝文略曰生丁不辰道無不同孰幽不光久而彌隆

二十七年甲午先生八十二歲十一月己亥十三日卯時易簀于隱峯精舍先生起居服食無異平日十二日門生數人適來侍寢其夜明燈正坐與之談話至于夜分乃始就寢平明起坐盥洗要着新衣談話如常俄而歆枕而卧如假寐然侍側之人亦莫知其已損館云

訃聞 上特命該曹令本道致賻禮

二十八年乙未二月初一日丙申葬于寶城竹坊洞子坐午向之原在僉知公塋下士友門生會葬者不知其幾而趙浦渚翼李魏義壽仁亦遣人致奠祭文見附錄

二十九年丙申五月建書院于綾州道山本郡及隣邑多士議以爲綾州乃先生棲息之地通論道內乃於道山營建書院

三十年丁酉四月建書院于寶城大溪○躋享于同福道源書院縣之龍岩亦先生杖屨之所而此院隣近故道內多士躋配焉十二月因贊善宋浚吉筵奏下贈職之命召對時浚吉啓曰參議安某志節過人南中士子至于立祠而祀之朝家亦當有褒贈之典矣上曰言于該曹

三十一年戊戌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

事

五十一年戊午肅宗元孝大王四年門生等上疏辨誣湖南一番人梁時醌正以毀撤祠宇事發文通告投進誣疏門生等齊聲陳辨

六十二年己巳有追奪毀院之命御後常李宇晉構以其二祖受誣相繼陳疏擧先生所著己丑錄爲言司諫成㦃正言朴澄等又摘摭文字公私詆斥回備局回啓至毀撤祠宇追奪宮爵

六十七年甲戌命復官爵復建祠宇進士洪最一等上疏申變後常等及臺諫搆捏之狀命復官復建祠宇

六十八年乙亥五月李丁復享于大溪書院祭文見附錄○生員李祺億等上疏請宣額

七十七年甲申正月二十七日 賜額大溪書院遣禮官致祭祭文見附錄○是年移窆于同福内南面渴鶴墱後麓丙坐之原夫人鄭氏祔左

一百六十年丁未正宗莊孝大王十一年六月以水災大溪書院傾頹移建于大溪下流一喚之地移安祭文見附錄

牛山先生年譜卷之二

附錄

遺事　門人龍邱徐鳳齡記

夫人鄭氏家世豪富甲於南中田宅財物甚多及其兄弟分財之日先生則若干奴婢外無所取焉

魚都事夢濂丈丁卯亂後寓於光陽地勢無所歸先生以漁樵二力以濟其薪水蓋先生之於魚丈素昧平生而先生王考鈍庵公與魚丈王考判書季瑄公友善故也

申化堂敏一抵先生書有曰前蒙周急收得木二十二疋舉家感懸此古人之事弟誇說諸友以爲激勸末俗頹風

云云又曰弟萬死之餘流落豐基小白山中無耕牛故今年又失稔百口無食奈何想老兄有餘牛一者須借我牽送待我得牛當還之非吾兄則不敢道此事難與俗人言云云先生樂善好施常若不及蔚然有古君子之風蓋由化堂平生不受守令贈遺未嘗干求於人而獨於先生如此此亦可以見先生之一段矣

先生有姪子四人相繼病死殆無虛歲外人疑其瘵疾門中族親一鄉諸友咸勸先生避之先生不聽凡救病治喪終始親執人皆爲先生危之而先生不少動念諸姪喪亾之後孤兒寡婦盡心顧恤一門之内爲孀婦者六人視其

豐歉軫其飢寒而撫恤之其子女之貧乏無以昏嫁者出其家資使之昏不失時伯兄長孫歲尤加愛重焉

先生內弟梁一龍居在金浦地而貧不能奉先祀先生以湖西奴婢成文永許任其使喚其睦婣之義如此又於海西白川地有田民而其所收不爲取用京鄉親舊之貧乏者未昏葬者撒而周之以爲常

先生自少律己儉約不御華美之服安貧樂道不以世累介懷勢利芬華視之若浮雲平居不務矜持若無甚異於人而至於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節無不各當其義凡諸衣服飲食不爲後日之慮而有老親者則輒與之有飢寒

者則輒許之是以上下老少俱得其歡心得一美味爭來獻之箕其一嘗盡其誠欵平生無疾言遽色不喜與人交遊公正無私仇疾偏黨目不經朝報口不出時論而或有言及黨論者則必大言折之恬淡無求不事生產涵養義理優游自得其所踐履之篤造詣之深固無讓於前賢則眞可謂一世師表而不以師道自處謝絶生徒不爲敎授學者或有來問則必開示蘊奧罄竭無隱且接人之際言笑温雅盡其衷曲不擇貴賤應酬如一而與有官爵者言必以輔國字民之道眷眷言之與凡人言必以孝悌忠信之義懇懇道之見人之善若己有之聞人之惡思欲化之

苟非大惡不道之人必以理諭之使之遷善改過其人終不改然後絕之苟有一言一行之善者嘉奬不已又有忠孝之可尚者必表而出之或爲之立傳以記之或使之陳達以旌之賴而不泯者不知其幾雖高卧山林蘊櫝自珍而愛君憂國之誠出於天性念及時事慨然太息或至流涕屢抗疏章不避忌諱

先生嘗曰節義是學問中一事而今者遂岐而爲二以儒爲名者徒以繩行尺步小廉曲謹爲學問之事而未聞以節義自勵者是可歎也又嘗曰世人於其父兄師友多爲溢美過實之言使死者有知獨不愧於心乎尋常言語間

訛不置蓋戒其子弟門生之意也故先生行蹟只以人所共知者略記之

行狀　　市南俞棨撰

公諱邦俊字士彦自號冰壺學者稱之爲牛山先生安氏系出竹山十代祖諱元衡門下侍中封竹城君八代祖諱梃生寶文閣直提學始仕　本朝五代祖諱民登武科以訓鍊叅軍死於李施愛之亂　贈中訓大夫宗簿寺主簿公家之居寶城自主簿公始高祖諱範以學行除職官至縣監曾祖諱秀崙成均館學諭祖諱紬官至牧使自號鈍菴登　靖陵朝文科累授承政院注書司諫院正言司憲

府持平掌令而皆稱疾不仕浮沉冗散與金河西麟厚林
石川億齡優遊自適時人謂之湖南三高考諱重敦中司
馬兩試妣南原梁氏允純之女左贊成淵之孫司馬早世
無嗣取公爲後卽母兄僉知中樞府事重寬之次子也僉
知公娶珍原朴氏而敬之女以　萬曆癸酉十一月丙申
生公于寶城梧野洞私第兒時氣像不凡如成人早從同
郡竹川朴先生光前及姊兄蘭溪朴先生宗挺受學兩公
皆深加期待年十六赴鄕擧見場屋紛擾喧聒之狀心甚
恥之遂絶意擧業專心爲己之學年十九往拜牛溪成先
生於坡山先生時被鉤黨之厄杜門謝遣生徒公始至先

生辭以病廢不即相見公退宿於聽松先生書院翌曉復
至拱立門外至晩不退先生嘉其誠篤始許贄禮引與講
討見解高明多發蘊奧先生深重之公家有老親未幾辭
歸先生貽書敎之曰竊見士之爲學必有眞實心地刻苦
工夫師友夾輔內外交養然後庶幾有得而尤當自察自
家氣質之病克己矯治損其有餘補其不足根本稍培行
止稍立可以行乎州里免於僇辱也賢者年富而氣銳居
今之世恐非安德之基也誠願一意下學必以孝悌忠信
爲本以謙遜拙訥爲質以沉潛篤實爲工劬書玩索堅固
操持則以清明之美志終必有所至矣公爲之服膺平生

得力蓋多出於此云壬辰亂從竹川朴公倡起義旅以軍事往拜體察使松江鄭相公於公山論難機務松江大加敬歎丁酉公奉老親避兵山中猝遇賊兵公以爲坐而待盡不若殺賊而死約同行數十人力戰賊將爲流矢所斃賊敗走一行賴而得全戊戌聞牛溪先生觀化公以親庭病憂不能奔哭爲平生痛恨爲之服義服朞年其後數歲鄭仁弘奇自獻等誣陷牛溪罪及泉壤益無意於世事辛亥挈家還京寓梅洞舊居所與往來多先輩舊德時奸兇滿朝世道否塞賊臣爾瞻聞公行誼必欲收用公因公所親者致意於公且言彼若見我則我當伸理牛溪之寃云

賊臣韓纘男至於再度來訪公皆避不見遂決意還鄉親
舊如月沙李相公滄浪成公諸人臨別贈詩以道其意識
者皆高之甲寅卜居于寶城之牛山蓋愛其江山淸曠而
去人境漸遠也自是優遊物外益不與世事相接天啓癸
亥　仁祖大王靖內亂公爲書移大司馬金公瑬論及當
時急務以去偏黨收人才先公後私豫備不虞爲先而金
公不能用甲子除童蒙敎官司圃署別提等職皆不赴乙
丑楸灘吳相公薦公於　筵席曰末世奔競成風滔然退
去者惟安某一人而已　上曰此人予所聞知卿等可先
收用是歲八月除契樹道察訪公以屢蒙　聖恩一未肅

謝爲大未安輿疾上京謝 恩後卽下任所留十九日棄官還牛山舊居自是足跡未嘗一至都下蓋公素定于中者於此可見矣丁卯春西事方急公糾合義旅約平日素相知諸生數百人奔赴國難時完平李相國元翼在完山領撫軍司請公問計完平歎服曰此言正合時宜當 啓聞採用未幾賊退還鄕辛未白江李相公敬輿按湖南本郡儒生等刻公行義請轉聞于 朝崇禎壬申除濟源道察訪不赴丙子尹大諫煌於 榻前薦公氣節敦確可以直諫趙相公翼亦力薦之時有館學多士請以栗谷牛溪兩先生從祀文廟之議醜正之徒詆誣兩先生以爲不可

從祀公聞之慨然上疏力陳兩先生被誣曲折源委詳悉
多有諸疏所未及痛辨者近萬言人以爲此疏可作百世
一公案會西事告急 批不及下是冬車駕狩南漢公又
起兵爲勤 王行營語人以江都任托非人必不守因嗚
咽泣下後果如其言行到礪山聞南漢解圍乃還己卯筵
臣有陳公節行者 上特命陞公叅上官除典牲署主簿
公以大亂之後 君父有此特恩不可不一肅行到中路
疾作還歸庚辰上疏深斥和議之非究論致禍之由言辭
痛迫不避忌諱至言國家壬丁之亂蒙 中朝拯救得以
再造今乃棄義忘恩助兵犯順 殿下將何顏以見 先

王於地下抑何以責臣民親上死長之義乎 殿下親經南漢之厄迄未聞有一舉措使數百年大業束手就亾臣每念及此心崩膽裂怒髮衝冠不得不雪涕而言之也方今備禦之策只在於明賞罰立紀綱而當國誤事之臣徘徊觀望之將尚保首領意氣自若其被誅者惟少校若干人明白死節如金尚容者尚不得蒙褒恤之典 殿下之賞罰如此則紀綱何由而立乎且曰 殿下之臣惟金尚憲鄭蘊俞伯曾等數人其扶植綱常之志慷慨直切之言非諸臣庸碌者之可比國家之扶持至今皆是此數人之力而論者以尚憲爲忌君負國恣意攻擊無所忌憚一線

之國脈將壞於此輩之手今日國事嗚呼殆哉 殿下誠
能聽臣之言明賞罰立紀綱以爲振作恢復之本則雖未
能直擣遼瀋蕩覆巢窟庶可明大義於天下永有辭於後
世矣疏入竟留中甲申除工曹佐郎乙酉除宗廟署令翊
衛司翊衛己丑 孝宗大王嗣位除工曹佐郎皆不赴趙
相公復於 榻前力陳公可用曰此人年深多病雖未能
從仕請招致京中以爲國人矜式是年十一月除司憲府
持平公上疏力陳老病不堪供職之狀且言嗣服之初恢
張公道之意疏再上 上嘉納所陳之事而勉副遞官之
請辛卯除司憲府掌令上疏辭職 上命春和日暖上來

公復疏陳老病已極決難就道且言逆獄已討無復可憂而鎭定人心實爲急務 上答曰所陳之言實是憂愛之至誠可不書紳體念焉爾以老病不得上來良用嗟歎今姑允從爾意焉壬辰本道御史閔鼎重還朝啓於 榻前曰臣來路見前掌令安某則對臣涕泣淚以未得一覲天顔爲至恨臣觀其筋力似難登道此人職經四品年今八十合有優老之典矣 上曰雖平常之人皆有例恩此人則不可無優老之擧即令該曹特陞堂上癸巳除工曹叅議公復上疏陳懇 上爲之勉許以安其心翌年甲午公年八十二歲以十一月十三日己亥卯時易簀于隱峯

精舍公當觀化前一夕眠食無異平日門生數人適來宿
精舍明燈正坐與之談話至于夜分乃始就寢平明起坐
盥洗更着新衣歛枕就卧因以别世侍側之人莫知其捐
舘計聞　上特命該曹令本道致賻明年乙未二月丙申
葬于寶城竹坊洞僉知公墓下坐子向午之原遠近赴弔
會葬者甚多多士議以爲綾州乃公晩年栖息之地通諭
道内營建書院于州南之道山既又創于寶城之大溪贊
善宋浚吉　啓陳公志節過人南中士子咸宗師之　朝
家亦當有襃贈之典　上曰言于該曹戊戌　特贈公嘉
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此公平生終始之槩

也公天姿正直氣節堅確平生志行皆於忠孝大本上得力推出故睦愛宗黨隆親師友好古樂善重義輕財不暇修爲而沛然有裕蓋有今世之所絶稀古人之所難能者年未解齔遭所生母喪殯殮之後僉樞公率公避外蓋以癘氣熾深也公潛入殯所號哭不出僉樞公親到大加嚴責然後始出公事所後母梁夫人及僉樞公各盡其道敬養備至及其遭憂喪制一遵朱文公家禮僉樞公素鍾愛公多以田民分給諸姪之貧窮者夫人鄭氏家以素封名南中及其析著之日公於若干臧獲外亦無所取姪子四人相繼病死外人咸疑其瘵疾勸公避之公終始護病治

毫略不動念一家之內爲孤孀者甚多而視其豐歉賙其飢寒未嘗至於匱乏其子女之婚嫁者出其家財俾不失時外親有貧不能奉先祀者分給奴婢永許任使近京有庄所所收頣優盡取以周京鄉貧乏者歲以爲常家中僕從有傳世使用者必詳加究覈容有一毫之可疑者雖多至累十口卽許還給本主趙重峯舊基在金浦地子孫貧薄轉賣他人公聞之慨然辦價還買歸其子孫以爲後日建祠立碑之所自少律己儉約不近侈美勢利紛華視之若浼平居不務矜持若無甚異於人而至於出處進退辭受取予之際無不斬斬然各當其義平生無疾言遽色不

喜與人交遊公正無私伉疾偏黨而至於讒說殄行師友被誣處則亦必窮源極論而以破其說一時名相如吳楸灘趙浦渚書尺往復常以晚節爲憂止足爲戒其見識之高踐履之篤固可爲人師表而亦未嘗以師道自處謝絕生徒不肯教授然或有以誠來問者則亦必開示蘊奧竭盡無隱接人之際言笑款雅不擇貴賤應酬如一與官人言必依於公忠與後生言必依於孝悌見人之善若己有之聞人之惡思欲化之苟非大惡不道之人必以義理諭之使之遷改至終不可化然後絕之每語及人事親至誠忠身殉國者未嘗不三復擊節爲之立言記實猶恐其或

泯其所著如李大源傳抗義新編湖南義兵錄三寃記事師友鑑戒混定錄等書行于世公雖高蹈林泉絕意仕宦而愛君憂國出於至誠每念時事慷慨太息或至流涕屢抗疏章辭氣激烈見者爲之悚縮而不敢讀公嘗曰節義是學問中一事而今人遂岐而二之以儒爲名者徒以繩行尺步小廉曲謹爲學問之事而未聞以節義自勵者是可慨也於前朝惟鄭圃隱在近世尊趙重峯以爲名世眞儒嘗裒集重峯文集表出其請絕倭擧義兵疏章檄書附以言行碑文撰成抗義新編圖繪先生行蹟於卷首以爲對越激勵之地旣又跋先生東還封事以著先生經濟之

志淡信篤慕言必稱而動必法晩扁精舍曰隱峯蓋合兩賢之號而寓景仰之意也古所稱聞風興起異世同道者公實有焉噫若公者眞可謂古人之篤行今世之完人已矣今不可復見斯人嗚呼悲夫夫人慶州鄭氏判官承復之女禮曹叅議孝終之玄孫稟性貞淑秉心塞淵早歸公事舅姑奉先祀咸盡其禮敎子弟御奴僕各得其宜內外親戚咸極敦睦衣服飮食一遵公志周窮恤貧無所吝惜公甚敬重之先公十三年而卒享年七十二擧五男三女曰厚之 承 無 左 言 愼之審之益之逸之女長適學生鄭昌瑞次適學生梁一南次適士人曹挺有厚之娶縣監成文濬

之女生三男三女男曰崟進士縣監曰釜生員禮曹佐郎曰會登
武科爲虞侯刑曹佐郎士人閔彭齡尹商弼崔處厚其婿也愼
之娶參奉趙憖之女生四男三女男曰嵩崙崋崟士人李
徵遠梁之沆梁之漢其婿也審之娶奉事閔禧之女生二
男一女男曰崟崴士人洪命基其婿也益之娶奉事金義
鳴之女生二男四女男曰崗嵃士人李瑱梁禹疇其婿也
二女未字逸之娶學生宋杙之女生二男三女曰燮歲士
人朴世亨梁之億其婿也一女未字鄭昌瑞生二男曰東
五東圭梁一南生二男一女男曰禹成禹及禹及登武科
爲僉使士人白光時其婿也曹挺有生一男二女男曰善

行女皆未字崟生二男二女曰斗相翼相女皆未字崟生
一男五女長適士人崔與天餘皆幼曾生一男一女皆幼
閔彭齡生二男四女男曰後衡餘皆幼尹商弼生五男二
女皆幼崔處厚生一男曰斗瞻嵩生四男一女長曰衡相
餘皆幼嵛生一男一女崥生二男一女梁之沆生一男二
女梁之漢生三男崟生一男一女歲生一女洪命基生四
男一女嵾生一男一女崴生一女朴世亨生五男鄭東五
生二男二女梁禹及生一男二女曰光時生一男二女曹
善行生一男一女斗相生一男皆幼棨生也晩後聞公風
義則寎矣平生景仰公竊不後恆人亦嘗屢蒙公書問提

警未及一掃公門而公已下世惟玆一念未嘗不耿耿于中公之孫坔千里來訪屬以公狀嗚呼僇何敢辭輒忘其固陋撮其事行以俟當世立言君子之採擇焉

墓誌

美村尹宣舉撰

默庵成先生守道坡山之牛溪重峯趙文烈公就而問學實有河南龍門之盛焉後有遊牛溪之上而慕重峯之風者曰牛山安公公弱冠自南方執贄請見于坡山先生方被黨禍杜門謝病公退處書院日至門下拱立不懈先生嘉其誠篤引與之講討焉公遂與先生胤子滄浪公文濬同趨於席間旣歸先生貽書敎之曰竊見士之爲學必有

眞實心地刻苦工夫師友夾輔內外交養然後庶幾有得
而尤當自察氣質之病克己矯治贊者年富而氣銳恐非
安德之基誠願一意下學必以孝悌忠信爲本謙遜拙訥
爲質沈潛篤實爲功公受之而平生服膺焉及夫乙亥從
祀之請也邪說乃作公爲先生洎栗谷李先生抗章悉陳
道德之眞痛辨讒賊之誣公之此疏實與重峯丙戌封事
同爲百世之公案云公與重峯雖有同道之義而未嘗一
覿其面特以風誼相感常謂重峯學問節義同符於鄭圃
隱俱可爲名世眞儒裒輯其遺文事跡幷爲六卷而撮其
請絕倭擧義兵疏章書檄附以碑文言行名之曰抗義新

編抽出八事圖畫卷首又取其質正時兩大疏前後刊行
且其舊基之在金浦者子孫貧不能保爲辦價而還買之
以負他日建祠立碑之地噫若公眞可謂早自得師而嗜
義如渴者也公諱邦俊字士彥竹山之安著自勝國十世
祖元衡門下侍中封竹城君五世祖諱民以訓鍊叅軍死
於李施愛之亂　贈中訓大夫宗簿寺主簿家于寶城自
主簿始高祖諱範以學行入仕縣監曾祖諱秀崘成均館
學諭有子長諱紬歷堂後薇垣烏臺官至牧使與金河西
林石川優遊自適號鈍菴時人謂之湖南三高鈍菴有子
長諱重寬僉知中樞季諱重敦中司馬兩試公即僉樞公

之次子也司馬公早世無嗣以公爲之後所後母南原梁氏允純之女贊成淵之孫所生母珍原朴氏而敬之女以萬曆癸酉十一月丙申生公于寶城梧野洞自幼少時已見嶄然早從同郡朴竹川光前及姊兄朴蘭溪宗挺受學年十六赴鄉舉恥其紛雜遂棄其業而專心爲己之學辛卯負笈千里北學于坡山壬辰倭亂從竹川倡義旅以軍事拜體察使松江鄭相公澈于公州相公大加歎賞丁酉奉老避兵于山中猝遇賊約同行數十人曰與坐而待刃不若力戰而死矢殪賊將餘卒敗走一行賴而得全戊戌牛溪先生易簀公以親癠不得奔哭于溪上爲之服義服朞

年數歲而仁弘自獻之誣作辛亥公挈家入京則讒邪得志世道益艱賊臣爾瞻欲取公爲己用因公所知而致言曰若一見我則當俾其師竄竄男爲再度來訪公皆避不見遂決意還南滄浪公及月沙李相公廷龜贈詩以送之甲寅卜居于郡北牛山之下爲終焉之計從遊者誦義之徒稱爲牛山先生十年而爲 天啓癸亥 仁祖反正大司馬金公瑬乃舊交也公爲作書論當時急務以去偏黨收人才先公後私豫備不虞爲言甲子 除童蒙敎官司圃署別提皆不仕楸灘吳相公允謙薦公以恬退乙丑 除麩樹察訪公輿疾上京謝 恩之任留十餘日而歸丁卯

奴寇至公糾合同志數百人奔問 國難至完山撫軍司完平李相國元翼請公問計稱其得宜賊退乃還辛未李白江敬輿按節湖南以士子公議刻公行義于 朝除濟原察訪不赴丙子西虜僭號 朝廷據義斥絕 上志奮發命求賢才吾先子與趙文孝公翼並薦公可擢用及車駕出狩公率義兵爲勤 王行到境上聞南漢圍解即罷歸己卯筵臣又有陳公節行者 上命陞典牲署主簿公以大亂之後有此 特恩不可不一肅載至中路疾作而歸遂上疏泛論致亂之由在於和議言辭痛切不避忌諱連拜刑曹佐郎宗廟署令翊衛司翊衛己丑 孝宗初

政除工曹佐郎皆不赴趙文孝公力請致公于京以爲矜式十一月乃以司憲府持平　召公疏陳老病不堪供職之狀且言嗣服之初宜先恢張公道辛卯陞拜掌令累疏辭職兼陳時務　上皆嘉納焉壬辰御史閔鼎重自南還啓公年大耋合有優老之恩　上卽令銓曹特　贈緋銀拜工曹參議甲午十一月十三日己亥考終于精舍前一日與門生數人話至夜分翌明盥洗更着新衣引枕就臥而逝計聞　上令本道別致賻禮翌年某月某日葬于郡北竹坊洞僉樞公墓下坐子向午之原（乙巳二月改窆于世葬沙山甲申九月改窆于同福渴鶴嶝後丙壬之原）遠近多士相與建書院于郡西大溪

及綾州之道山以俎豆之贊善宋公浚吉陳公志節爲南
中士論所宗師不可無 褒贈之典叅判趙公復陽亦爲
陳 啓上命贈嘉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公
稟正而操確氣剛而志亢自厲以忠孝之節能晳於義利
之辨親宗族篤師友務實絀華樂善好施實有古君子之
風其未齔也所生母罹於癘疾舉家避外而公潛入哭于
殯斂柩公親往嚴責而後乃出及長家姪四人相繼病死
人疑其瘵症勸公避之而公救藥視殮終不爲動父甚愛
公偏厚之以臧獲公力辭不得父歿分與諸姪公婦翁家
以素封名析著之際其所當取者亦不盡取一家多孤孀

者皆依〻爲命其有子女爲之資粧而嫁娶無失時外親之貧不能奉先祀者許以奴婢永給使之近圻有庄悉取所收以周親舊之窮乏者僮僕之所自生容有可疑者則雖自世傳多至累數十口即加詳覈而還其主是皆他人之所難能者也其律己以約不近侈靡尤於勢利紛華視之若浼居常不務矜持自無甚異於人見世之爲士者類多華而不實深自以爲恥惡故未嘗尋行數墨引接後生不以師道自處而至於出處辭受之間無不斬斬然各當其義言語應酬之際無貴賤無智愚亦無不竭誠而善導之處心一於公正無私仇疾偏黨而若其讒說殄行師道受

誣則爲之窮源極論必闢之而後已或聞人事親以誠殉國以義者則未嘗不三復擊節表而記之猶恐其或泯也退處林泉絶意仕宦而愛君憂國出於至誠每念時事慷慨太息或至流涕前後疏章辭氣激烈言論剴切讀之者爲之灑然易容常謂節義是學問中一事而以儒爲名者徒以繩行尺步小廉曲謹爲務而未聞以節義自勵者是可慨也嘗自號曰氷壺則可想其氣像扁其舍曰隱峯蓋合圃隱重峯之號而寓景慕之意也所著抗義編及李大源傳湖南義兵錄三寃記事師友鑑戒錄混定編錄買還問答等書行于世坡山年譜之成也宣舉爲質于公且就

公之所述混定買還等編略貢一二瞽說公與之反覆焉
蓋將考遡淵源明審問辨以正古人疑信之傳而公遽易
簀矣淑夫人慶州鄭氏判官承復之女禮曹叅議孝終之
玄孫貞淑塞淵克順婦道事尊章以禮奉蘋蘩以誠制節
出納之際惟公志是承是奉上下咸服其慈戚踈皆稱其
惠公甚敬而重之生先公二年卒先公十三年葬與公同
原有男五人女三人男曰厚之愼之審之益之逸之婿曰
鄭昌瑞梁一南曹挺有厚之娶倉浪公女生三男銓進士
銓生員晉虞侯三女婿閔彭齡尹商弼崔處厚愼之娶叅
奉趙懋女生四男喜爚璋崟三女婿李徵遠梁之流梁之

漢審之娶奉事閔禧女生二男鏊歲女婿洪命基鎣之娶
奉事金義鳴女生二男峕嵃四女婿李瑱梁禹疇餘未行
逷之娶宋栻女生二男鎣歲三女婿朴世亨梁之億餘未
行鄭昌瑞生二男東五進士東圭梨一南生二男禹成禹
及僉使一女婿白光時曹挺有生一男善行二女未行曾
孫男女多不盡載宣擧滄浪之甥也竊聞滄浪嘗謂公有
拔俗壁立底氣槩凡公所爲文字滄浪莫不與之參證焉
亦嘗聞公稱滄浪不衰曰余少及先生之門未能終始承
教所與開發者實在滄浪滄浪文德克繼前人而世無知
之者云其相許與不翅淡且重也宣擧旣熟聞而習知矣

公之孫坐銓等以吾友市南俞公棨之狀來示宣擧請相幽堂之役宣擧不敢遽當而亦不敢終辭遂以所得於舅家者徵諸狀辭而爲之序次焉銘曰受伊洛之學倡東南之道者昔聞龜山今有牛山有曠世相感而慕義無窮傳有其語吾見其人闢邪之疏不減於峯論抗義之編能遡其坡源吾黨翕然而稱述寵秩榮加乎存歿是以爲後生之則用篆于幽宮之石

墓表　　南溪朴世采撰

牛山先生安公旣卒市南俞公棨狀其行魯西尹公宣擧誌其墓闡德表烈殆無餘憾矣乃者公孫坐又屬表陰於

世采嗚呼其何敢辭蓋公生當 宣廟盛際委己賢師庶幾使偉氣卓節得以有爲於世而中間因寇戎交亂倫常斁滅遂至卷懷于湖徼後雖得値 仁廟中興羣賢彙征乃堇一出以謝 朝命旋復還山憂憤晦遯以歿其身殆近世一人而已始公在娠有異徵比長狀貌魁奇目光烱肰人知非常士也天資剛毅質直逈出常倫平生博學篤行一以抗志自信爲主常曰古人所謂讀書只是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之義又曰如識得忠孝二字必能盡事君親之道肰後方可謂之識得稍長從朴竹川光前朴蘭溪宗挺二公受書蘭溪試以言志詩公卽草進辭意高遠

大被稱賞仍棄舉子業專意學問弱冠謁牛溪成先生于
坡山執贄而請學焉時先生方罹黨禍辭而不見公累日
拱立門外先生嘉之引與講習及辭歸復諭以眞實刻苦
矯治氣質之道公終身服膺且鋟所述朱門學法於家塾
以守之及其充拓發越尙友古賢則又以我東圃隱鄭先
生及重峯趙文烈公推爲名世眞儒因扁精舍曰隱峯以
致其崇慕之志又爲趙公蒐輯遺文深信而篤好之不啻
所謂曠世而相感者間輒喟然曰節義本學問中一事夫
以儒名者類不知自勵于此切切然惟務繩尺拘曲之爲
何哉由是其所論著無非所以闡師友辨邪正奬節義嗚

冤枉者俱可證明輔益於世道則是不特爲考跡察言之
用已也性且至孝幼時所生母遘毒癘以歿公潛往號哭
極哀家長覺之親加督責而後始出後値一家姪孫繼亾
者十餘人人皆疑爲瘵疾而公終始莅襚少不動其於親
戚舊故尤加敦恤輕財好施多行人所不能行者壬辰倭
亂從竹川公起義旅叅謀幕下間詣體相鄭公澈論辨軍
機鄭公大奇之及西虜再警輒皆糾合同志別成一軍以
赴焉會値賊退解歸嘗於丙子亂後上封事數千言不避
忌諱因請面陳自强備禦之策後因宮中巫蠱事極陳危
亾之象皆不報然其忠愛憂傷出於至誠辭氣激烈往往

不覺流涕而痛哭傷人爲之感動與人交必信如聞其當
國施措雖在田野不憚與之商確世務冀其有所補益或
相規箴辭受之義甚謹嘗謂士君子大節只在於晩年出
處至論東西朋黨以爲此乃國家興亡所關痛心疾首闢
之而後可以行道旣以勉人而又必自靖其心遂乃甘忍
淪廢於窮海之濱而未嘗少詘也葢公平日所以存心制
事動輒本於忠孝晳於義利之辨質慤宏遠先立其大者
而小者不能奪要其成就夫豈不出於學之博而行之篤
以造夫高明正大之域而又非所謂尊賢尚友以成其德
者否耶嗚呼其可也哉公諱邦俊字士彦世爲竹州人王

父諱紬掌令當我 中明間屢徵辭以疾與金河西諸公
名相埒父諱重敦進士實以其毋兄僉樞公重寬子爲之
後焉公自光海時屛居寶城 仁祖反正除敎官不就數
歲復以吳相國允謙薦 除契樹察訪始至京拜 恩而
歸自是足跡一不及都下至 孝宗初趙文孝公翼力陳
其賢請加招延爲國人矜式乃拜司憲府持平陞掌令皆
力辭未幾因繡衣還 啓宜用優老典超拜工曹參議遂
以 崇禎甲午十一月己亥捐館壽八十有二訃聞 命
致賻禮葬于同邑先壠抱午之原後以筵臣陳請 特贈
吏曹參判夫人鄭氏子五人厚之愼之審之益之逸之女

三人適鄭昌瑞梁一南曹挺有是爲牛山先生安公墓表

祭文

年號月日門人生員崔尙虎銜哀雪涕謹具菲薄之奠敢昭告于隱峯先生靈几下嗚呼先生之生夫豈偶然於世而竟不得施設者天乎時乎何其生民之無祿也先生大道宏德雖不能窺其涯涘而姑擧其萬一則以師友淵源之學得斯文正嫡之傳涵養之功已造高明之地不屑屑於拘束之末而謝筏登岸行其所無事也心遊千古之上而野老忘形體元剛大之氣而陽和接物簞瓢之樂自如而君民之憂不忘於一飯經綸之術有裕而蘊櫝之珍能

保於居貞聞人之善若己有之褒之猶恐不及而所先者惟忠孝大節也尋常對人語必惓惓於是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倫明倫之道莫先於忠孝也振作激勵之方一切在是而採摭見聞記其實行旣爲之立傳載蹟又爲之論于鄉黨達之　朝著䅺得旌善爲悠久不朽者多而以圃隱重峯兩先生爲平生期待至於重峯言論行事竭意蒐輯纂述成秩東還封事抗義新編等書是也壽梓廣布使忠臣義士見之而激切則崇奬前賢興起後人亦旣至矣而以隱峯二字揭額於堂若面對唯諾於兩先生之間有造次不相離者然是知遇圃隱重峯之時則爲圃隱重峯

之事豈非先生分內事也眞儒名賢之辨學問節義之論
攄前賢之所未發而微言析毫妙旨剖竹至其歸宿處井
井如日星非深有得於精一之遺法乎　恩召稠疊不改
初服藏修丘壑若將遺世而國有大事必瀝血緘辭千里
回天無異左右之啓沃其於致澤豈曰小補噫憲章諸賢
羽翼斯道戶牖羣蒙扶持世敎冰淸玉潔松貞岳峙乃先
生平生則所存者良貴也窮達何所論乎不肖余小子一
登門屛之下獲蒙不絶之恩亦云幸矣猥以愚下之資得
與進退之列優加憐恤曲賜德音剗去茅塞指示趍向提
撕雖切駑質難變盈耳格言旋蓮電滅所居稍遠旣不能

如意侍傍奔走舉業又不能頻數問候反顧慙靦罪負實
多而或於摳衣承誨之際仍便寄音之時贈以不敢當之
教愛重之意溢於言表追念及此不覺惶汗之沾體也嗚
呼先生春秋雖過八耋氣力康寧道體敦確意謂百歲遐
齡將可以享從當穩侍函丈仰承刮劘得解萬一之惑以
遂平昔之願豈意其遽至於斯乎已矣已矣斯文喪矣吾
將安仰焉浦渚先生趙相國祭文有泰山頹矣天日無輝
之語而果於襄奉之日陰霾不開終夕無輝相國此語非
偶然而先生承窆之後相國繼以辭世吁心同道同生既
幷世逝又同時如此神交古今罕有泉下相從其亦可想

而仍念兩爺當日之眷眷至此而尤可驗矣嗚呼日月如流初朞已至轉眄之間遽換星霜容儀寂寞瞻望無所余小子夢裏升堂幸得屢度丁寧訓誨宛如平日覺來無及穹壤茫茫顧余不肖久爲大德所容而今者夢寐之中依然覿德者安知其精神彷彿之間策勵魯鈍而使自警省耶言念及此只自愴惘言有盡而情不可終嗚呼痛哉嗚呼哀哉尚饗

年號月日門人生員鄭琰謹具非薄敢昭告于先生靈几前嗚呼天之生大贒人豈偶然哉欲其扶世敎而立人紀也苟無贒人君子出而爲之敎則世作長夜人之道滅矣

先生生乎衰季之下有志性理之學早遊牛溪之門遠紹濂洛之緒藏修於一室之內而不貴軒冕逍遙於山水之鄉而雲視富貴其造詣之精踐履之實雖古聖賢蔑以加矣而居常語人曰所貴乎學者以其明人倫也明倫莫先於忠孝人苟有孝親忠君者則磬折歎服猶恐不及立傳記事不一其人而立心以圖隱重峯自期待揭堂號曰隱峯先生志節大槩如斯薰先生之德者有所矜式而自新聞先生之風者有所感發而興起則先生之扶世敎立人紀也蓋亦大矣至於前代之興亡千古之得失了然於心上而論列於談間則稽古事擊羣蒙者豈曰小補之哉雍

容氐氣象藹然於接物之際人無愚智待之如一諄諄惓惓不厭不倦欲使同歸於善德音所加孰不心悅而誠服不肖無狀出入門下者二十有二年于玆學問言行動靜雖未能學得其萬一謦欬之私誘掖之勤何可食息忘也先生不量小子之不肖數日不到門庭則必使人招之凡所愛恤之情出於尋常萬萬義則師生恩猶父子不肖之身喜有所依歸仰之如北斗孰謂先生負杖晨歌泰山忽頹乎嗚呼先生以一代仁賢享年八十二歲先生可謂有其壽矣士君子出處晩節爲難而先生出處始終無愧先生可謂得其全矣先生雖位不滿其德而安坐林泉不求

而至非所謂修天爵而人爵至者乎滿庭詵詵皆是謝家之寶樹則非所謂積善家餘慶乎及其易簀也精神氣力無異平日要衣假寐而侍側之人莫知辭世則從容就殁孰有如先生者乎嗚呼天下之達尊有三先生兼有之生順死安昔賢所美而先生亦能之在先生無有遺憾而小子後生無所考德而問業焉則吾將安仰嗚呼痛哉提誨之音在耳而函丈云胡已空耶端嚴之儀如昨而襄事云胡已及耶先生之在世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先生之棄世斯文無傳學者無師嗚呼以先生經濟之才有所設施於當世則文明之治不難致矣而韞櫝自珍民不被其澤是

亦生民之無祿也歟雖然先生所著編錄已行於世而邪正賴之以得辨是非因之以獲明則先生之道不可謂不行於世矣癸巳秋先生徙倚胡床偶吟廣庭無主草蕭蕭一句進小子而語之曰此句率意而輒發於口余之在世將不久矣豈意歲纔周而遽至於斯也執紼今日承誨無路只見庭草抽綠觸目增悲追思當日面命之辭小子摧裂之情曷其有極蓋上以爲斯文痛下以爲哭吾私嗚呼哀哉尚饗

年號月日門人元復一謹具酒食之奠奉酹于隱峯先生之靈嗚呼哀哉惟天賦予性同愚智曰惟先覺傚人㨾子

徵我先生後生何述親襲餘光浸膚浹骨顧余小子稟性
至愚既癡且狂物只何殊自承函丈免譏襟裾叨陪門下
三十年餘升堂之許日前雖昧鳴鼓之攻竟無吝悔生三
事一聖訓昭載年纔學數嚴父見背從母南來鞠育是賴
流離且貧甘旨未充誠微愛日罪積于躬不自死滅復遭
今日事親不孝尊師無道於入於出而罪莫大有疑誰難
有問誰答於何考德於何肄業古今典禮無所講習諸家
傳註不復證訂嗚呼痛哉吾將安放點撿手跡贈言如昨
開展欲讀感淚先落他日泉臺倘續人事攝齊重趍親承
妙旨罷悲還樂無窮期矣精靈不昧庶幾鑑此嗚呼痛哉

嗚呼哀哉尙饗

維歲次乙未正月丙戌朔初四日己丑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趙翼謹以酒食之奠敢昭祭於亡友近故工曹參議安兄牛山先生之靈嗚呼惟我與兄幸生一時兩地絕遠相望天涯自聞高義實切慕仰中間洛師幸獲所望相遇歡然遂如故知肝膽相照幷去毛皮傾蓋如舊昔人所美意氣相合今古一揆自是分離餘三十年音書雖傳會合無緣又況年來衰老乃及無計命駕長恨離索嘗有書言地下爲期今而果然此痛曷誰嗚呼哀哉惟兄冰玉之淸霜雪之潔自年十九千里北學負笈坡山夙聞

道義捐去俗習絶意名利考槃在澗洋洋衡泌　上聞高名畀以職位歷試庶官遂至叅議一皆不就浮雲是視賢賢慕仰出於至誠悉意蒐輯重峯先生言論義烈昭如日星湖南義士晉州守城亦皆訪問編錄刊行一代義士幷得留名高風偉節表儀南紀今也不幸泰山頹矣一方士子遽失所依相弔含悲天日無輝若余者平生傾慕長歎離違時因金玉猶慰渴飢今焉已矣無復徽音悵望南天悲悼曷任一哀遠寄蕪辭是緘尚冀不昧俯鑒此心嗚呼哀哉尚饗

年號月日延安李壽仁謹以榼肴壺醑遙祭于牛山安先

生靈筵而哭之曰惟靈千載高士一世偉人山野高蹈湖
海隱淪翩羽斯舉淵潛自珍年未勝冠執贄賢門操履敦
確學有淵源集義爲氣養之以直勁草獨秀高山卓立往
在時屯偕街如漆衡門考槃碩人貞吉揭厲不迷括囊無
咎浮雲萬變其樂囂囂晩際昌期始被一命暫出還歸志
堅恬靜一室自娛神清氣完用舍行藏隨遇而安逮至
當宁擢置諫諍優老有典秩以貳卿公雖在野志眷家國
朝政得失公未嘗默公年益高公德益積祝公黃髮爲
世矜式如何不淑而遽長辭殄瘁之詩朝野同悲念昔登
門幸惠討論揚扢古今讜議津津宣髮丹輔符彩如神病

蟄竆峽再未襲薰音墨訖存感德無垠嗚呼哀哉疾未診
藥訃未躬哭矯首東望寢門含感嗟余之慟曷有其極日
月不居初朞奄迫一觴代奠庶幾歆格嗚呼哀哉尚饗
維歲次乙未正月丙戌朔三十日乙卯族孫金浯爲疙神
所沮不得躬往葬會謹遣家僮以酒果之奠敬祭于隱峯
先生之靈柩前嗚呼哀哉後圃隱起慕圃隱節繼重峯生
躡重峯跡茲揭隱峯號其菴曰慨節義泯義錄是輯悶是
非混論辨斯作平生哀筆耀人耳目其餘奇行衆莫能及
嗚呼哀哉弱冠從師拋擧子業半世山林嘯傲俗物不起
三徵寧赴七辟九重雖遠危言屢徹 天聽雖藐孤忠益

切抗節青霄揚名白日人思有爲天奪胡速嗚呼哀哉歲
在白虎駕枉茅室松影鶴骨精彩洞澈語及先世辭懇意
惻繼以鐫誨吾心有得擬陪杖屨頻承嘉說地左身痾心
違望鈇孰謂於今遽爾永訣嗚呼哀哉小子不類身蹇命
薄千憂外攻百愍內鑠歛不憑棺葬不執紼南望大哭萬
事已息貫古之識今復何適雙峯峨峨連水潏潏一杯遙
辭萬古今夕嗚呼哀哉尚饗
惟靈卓落之姿剛中之德早得賢師以之依託篤實工夫
程朱爲的感慨慕仰隱峯是式出處之際是非之間言言
明白節節剖判腔血叫閽直氣干雲不知何慍永遯邱園

書生志大堯舜君民　聖朝招延水部佐貳天與其壽八
旬逾二歸然靈光瞻仰所同孰謂今日奄忽考終嗚呼哀
哉憶在南服訪于衡門隨事奉質以祛疑紛自茲以往久
蒙薰沐每奉規誨中心佩服頃我就洛消息暫隔遽承凶
音失聲長哭嶽摧喬峯檮亡靈龜從今後生于何考咨往
葬之頃春生旅舍即遠有期迹阻會下德音難忘千里馳
情緘辭致奠以薦微誠遙望湖天有淚如泉靈其不昧肯
顧濱綿嗚呼哀哉

尹宗之

大溪書院復享祭文

李光錫製

道之將廢也命尊賢之祀典久虧天其未喪斯文建祠之

縟儀重舉士林增氣學舍生輝惟我先生湖南碩儒坡山
後學講明吾道之緼奧洞見大源沈潛聖學之精微直契
正脉仰若泰山北斗人得依歸推爲儒林宗師士有考德
治世務數十策論得失於一時混定錄若干篇明是非於
百代與在丙子之歲倡起勤　王之兵正學正事正言扶
植已著於當世有功有德有道褒奬乃行於　先朝廟宇
翬飛國人有所矜式牲牢孔碩文風行期作興頃緣黨人
之妨賢未免巧舌之搆誣常禋遽廢英靈之妥揭無憑吾
道將窮善類之隱痡靡極纔允賜額之請還見毁宇之歎
奚但　聖明主好善之風至今日而始墜抑恐我先生闡道

之學暨尋常而無稱今當變化之日幸有復享之舉答六
載顯若之望八路均歡開萬世太平之基多士共賀春秋
祀奠無愆駿奔之儀章甫聳瞻示裨蛾述之化於戲天運
之顯晦相繼縱有毁復之殊人心之好惡已明可見國是
之定文敎丕闡允爲斯世之光廟廡如初咸仰崇奬之德
玆涓吉日虔告祝詞想精爽不昧者存冀芬苾庶幾來格

大溪書院　賜額祭文

國王遣禮曹正郎林世弼諭祭于　贈參判安邦俊之靈惟
卿挺生南服天姿傑卓早師儒宗篤志力學不屑舉業爲
己專功志潔冰壺氣壓華嵩平生行誼忠孝推原慨傷頽

俗節義是先堂扁隱峯寤寐先哲書編抗義圖揭遺躅歲
在龍蛇奮袂同仇糾合義旅體府叅謀暨丁與丙前後赴
難寇退言旋義聲斯振東海思蹈西山緬想素畜旣深遇
變益壯癸亥淸明首登剡牘暫屈督郵旋歸初服式至
孝廟搜揚潛逸薦除臺省擢至緋玉固守東岡不渝終始
志在殉國心豈忘世炳然一念恆切葵傾屢陳危言驚破
聾盲公平秉心深嫉黨論消長淑慝有嚴其辨胥壬醜正
兩賢受誣抗章痛斥鬼魅罔逃曩屬昏濁誣及　聖烈石
室秘藏顚倒黑白卿纂混定据實直述大史採摭昭洗誣
筆念卿志業大裨世道睠彼湖濱考槃之所遺風不泯多

士景慕建祠妥靈于以俎豆庸錫新扁寵以光榮一辨明
蔵庶歆予誠

大溪書院移建奉安祭文　判書李敏輔製

猗歟先生間世豪英三問嘉徵釋年儁聲坡山受業石潭
同型委身服事作我繩程進修之啓器宇之宏卓立其大
忠孝則彝禮篤居憂義彰糾兵刲心擂脊常倫大經値世
昏數遁跡釣耕運回淸平龍紏弓旌羣公推挹介石彌貞
憤彼邪喙法門榛荊混定編就抗義書成牖迷立懦霧廓
雷轟功侔一治喚夢如醒南服蒐望北斗高名衆善細行
曷容盡形黨誣逞憯非辱乃榮道學氣節終始光明肆式

衿紳遠近均誠百載芬苾肅茲尊錭惟其歲久榱棟或傾厥初創基懼未占平僉謀一辭移卜重營咫尺改搆形局無叓恩賜院號寳額愈晶捨舊就新眞以妥靈吉蠲始事牲酒肥馨神降蹌遑氣薄崢嶸啓佑無缺永聳瞻聆

道山書院上樑文　　掌令盧文翰製

民之秉彝好是德咸切象賢之誠歿而祭社在斯人聿㧞妥靈之宇士聞風起工不日成先生奎璧凝精山河毓氣撥正誠格致之學樂從賢師忘富貴利達之心恥爲俗士窮理盡性法明道循序之功行敬言忠佩思叔修身之戒學業由是大進華聞以之益彰烏府淸班招賢之命幾降

牛山別業養眞之計彌堅兼天下之達尊德一齒一設河
間之教授道存師存胡澹菴斥和之章以臣妾而爲恥
范文正憂君之念處江湖而不忘痛 朝廷之朋比欲攙
三代上治化著羣賢之行蹟下別百代後是非晩獻寶邑
之棲暫就珠鄉之勝山明水麗任杖屨之逍遙蘖苦冰清
樂簞瓢之冷落陽城居晉之鄙良善幾千康節入洛之中
窩供十二明窓靜几對聖賢於遺經鶴髮童顏作神仙於
下界何料離日之欲昃遽致箕宿之還明易華晥於曾門
吾將何仰摧天柱於衡岳士泣相逢霽月光風只傳生前
之爽氣緇帷講悵忍看席上之芳塵三年獨居未盡若喪

之扁百世可式爰講尊奉之儀惟盛德入人也深故多士攘袂而作發天地之慳秘考方青牛占日辰之吉良徵車白鹿徠松甫栢穖借魯民之輸斗拱星欒叜聘眞倕之巧接大賢之竹廟精忠尚存隣將軍之石碑義烈如昨棟宇蓋取諸大壯勢出重霄有斐不可諼也山形有似乎武夷川爲九曲斯文其在玆乎秋禮冬詩爭喜講磨之有所耳提面命若奉謦咳之餘音先師之爽靈永依玆成善頌小子之情禮可畢同擧脩樑抛樑東數疊聯珠水鏡中何處塵心消遣盡一輪明月上梧桐 抛樑西海雲沉黑日初低漁翁釣罷歸來晚烟雨江村一逕迷 抛樑南玄鶴巖頭有

小菴鶴背仙人吹玉笛白蘋紅蓼滿江潭拋樑北古城脩
竹參天碧沉吟倚傍曲欄頭時有螺音吹過壁拋樑上太
極茫茫含萬彙凌虛引手扶天河欲注入間洗慾浪拋樑
下古木回巖風滿樹焚香默坐閱殘經名利何曾入夢乍
伏願上樑之后智仁兼樂文獻兩徵日就而月將下學而
上達君子之道鳶飛魚躍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理貫天淵
昭揭宇宙絃誦聲沸蔚爲鄒魯之鄉髦俊賓興許賁唐虞
之治

节山先生年譜卷之三 終

牛山先生年譜跋

年譜何謂也人自幼少之時至考終之日其偉行懿德據實而備錄者也葢我 先祖牛山先生根天純孝至道大德造詣之精深行誼之崇茂莫如年譜木山李公基敬下筆梳剔删其煩約其文於是蘊藉成秩未及剞劂莊之篋笥者久矣族姪命紀言於余曰年譜之迄于今未刊者實爲子孫之羞恥士林之慨惜欲與諸族相議經畫準事余聞而樂應若沉痾祛體遂分爲二編第一先生平日言行事實第二遺事及祭文至於行狀墓文則雖著本家集中不能無訛誤處今從原本正之幷

以鋟梓壽傳此亦天之顯晦有數而然歟余以蕪辭肬筆何敢言嘉其事略記焉

崇禎紀元後三乙丑季冬上澣不肖六代孫處鈺謹跋